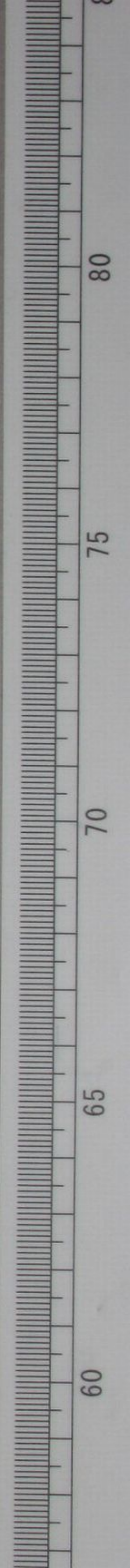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4  
11



宣講集要十

目錄

講法律以警愚 旁引善惡案證四條

宣講美報 鑽耳獄宣講 談白話宣講 息訟得財

明禮讓以厚風俗 講一段 旁引善惡案證十三條

讓產立名 分米濟貧 忍飢成美 釋怨承宗

沾節現報 嫌貧受貧 神譴自回 血書見志

積米奉親 小樓逢子 刻薄受報 勸弟淡財

孝善逃劫

官講集要卷十

講法律以警愚頑

萬歲爺的意思說一部大清律例都說的是打板子披枷帶鎖充軍坐徒絞人殺人的事情所以教做法律難道朝廷喜歡打人殺人麼皆因天下人不學好不聽教的沒奈何纔用刑法處治他一來免得犯了法的二回又犯法二來等這些沒有犯法的曉得爲非作歹要受王法等他做箇好人你們要曉得朝廷設箇法律都是痛愛你們的事情人生在世總要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人若沒這八箇字就會犯法所以子孫不孝父母與祖父母使他捱冷捱餓的就該充軍若打傷父母與祖父母的就該凌亂碎斮若弟妹罵哥嫂姐子的故杖一百打傷哥嫂姐子傷輕該坐徒一年半傷重的就該充軍成了殘疾該絞死打傷死了該立斬決如姪兒罵叔爺伯爺辱了祖父母該杖一百枷號三月若打傷的該充軍打傷死了的也

該立斬決如徒弟罵師長該杖一百打傷的該絞死打傷死了的也該立斬決又有奴婢罵家長僱工罵主人該杖一百打傷的枷號三箇月坐徒三年傷重的流徒三千里打傷死了的也該立斬決如姦人妻女和姦的杖一百估姦的枷號三箇月坐徒一年半如姦處女寡婦尼姑和姦的該充軍估姦的該斬監候如姦同姓未出五服外的罪加一等如放火燒人房屋謀殺故殺人的該凌剝處死從者該斬罪傷官謀逆的還問滅族的罪如強盜偷人的財物過了五十兩的問充軍的罪過八十兩的該斬罪就是小盜犯過三次也該死罪又有鑄私錢造假銀辦假印的這些都是死罪又有謀奪人的妻女霸佔人的田地有問絞罪有問死罪又有窩藏盜賊開場賭博招留娼家與唆訟人家打官司的這些都問充軍的罪又有隱糧不完買田地不稅契的與招搖撞騙放帳折算人家田地的告人家誑狀騙人的銀錢這些事情罪大該充軍罪小該杖徒如今又有一等

不懂事的人他的哥子死了娶嫂子爲妻的兄弟死了娶弟媳爲妻的這些都是充軍的罪又有師婆跳假神與諸般邪教又有信陰陽的邪話將前人屍骨燒化成灰另外改葬的這些都是死罪逢赦不赦的你們大家都要曉得一切不要犯他免遭王法身家方得保全你們若是預先不曉得錯做了不好的事情趁如今還未有犯法急忙改悔只要你們改了從前的過惡還是一箇好人大老爺還是愛你們的當今

皇上

也說你是個好百姓但如今有等蠢人說某人一輩子爲非作歹沒有犯過法我也做過些錯事沒有拏我去打板子帶枷丟監坐牢充軍坐徒問箇死罪只要人精伶做得乾淨怎麼得犯王法你那曉得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這回不犯二回定要犯的今年不犯來年必走不脫就是你遮掩得乾乾淨淨把王法逃脫那天律你定逃不脫你們不信請看世上爲非作歹的人那有一箇好結果他有兒有孫定會嫖賭招搖傾家破產死於王

宣講美報 卷一 宣講美報  
法的就多，這等人不但他的子孫受折磨，他死去，陰律坐地獄，二世斷然轉不得人身。假如本人今生犯了法，拿到官前，打的打，押的押，任你悲悲切切，王法定不饒你。你家老父老母，天天在屋頭啼哭，要救你，又救不倒，捨又捨你不得，白日連夜，惹起一場成病。那時你聽倒，看你失悔不失悔，還有妻兒子女，若家道貧寒，捱冷捱餓，假如你妻室出了嫁，大男小女，無依無靠，搞得討口乞化，這箇凍死，那箇凍死，那時你曉得，看你心痛不心痛，這犯了法的人，一家老老小小，都要造孽。我勸你們，從今以後，凡做一件事，總要仔細想一想，要不犯法的，我總做，犯法的，我就不要做。他縱然有些大利，也斷斷乎不可做。要曉得天下事，有利就有害，又不要說我只做這一回，二回不做，你們又要曉得，凡事做過一二回，胆子大了，手脚做慣了，良心就漸漸滅了，人一滅了良心，不論甚樣事情，都做得出來。如今又有等人說：我們家下窮，要守得王法來，就會餓死，那格言說得好：那餓死的事小，失節的事大。還有幾句話，更說得好：說居家的道理，只有爲善最樂，保身的良策，總以安分爲先。你們聽倒這些話，要時刻放在心頭，想一想，又要時常對你們子弟講談，曉得王法犯不得，自然就不犯法。人畏刑法，自然免刑，那不明白的，與那愚頑的，橫行霸道的，各各都怕王法，那朝廷大小的刑法，都沒人犯，這王法可以幾百年不用了，豈不是大家享太平，你們說

萬歲爺歡喜不歡喜，就是你們祖宗快樂不快樂，你們總要與我皇上做箇純良的百姓，不要做了違條犯法的罪人纔好。

宣講美報

川北順慶府一人姓彥名金字武車邑庠生也幼年聰明穎異頭角嶄然人咸以大器目之讀書日下數行七八歲卽能觀傳記史鑑等書父兄以其好觀書故未十分拘禁豈意彼但嗜奇愛博博而不專於誦讀毫不加

意及年至十六其長次二兄俱已採芹父兄察其懈怠大加呵責伊赧然生愧奮然自勵乃赴府城訪一明通積學經師門下受業日夜苦讀每每不登床榻整整十年文思大進一題可作文數篇詞章亦復擅長果然宗師按臨一發即采芹英氣勃勃儼然有俯視一切之慨自謂功名可以立致遂不究心舉業日與二三浮浪文人縱情詩酒長以問柳尋花為事嫖院賭場無處不往且吸洋烟開花旦無所不至而十年之功苦遂成畫餅矣聖賢之懿訓付之東洋矣豈知樂極悲生喜盡愁至未兩載而母告終未兩載而父又告終又未兩載而兄亦告終而彼時經變故身體又被酒色所傷洋烟薰灼未幾亦病倒床褥矣其妻延醫求神連過四五十位名醫百藥無效漸漸形容憔悴精神委頓舉家惶惶亟忙製備衣衾棺槨伊到此時已知病不可為始悔從前種種罪孽堆積如山此身量想不久人世不覺傷心痛哭有歌詞一段為証宣臥身床不由我自嗟自嘆猛想起

從前事淚如湧泉想當初父與母將我生婉眾親友誰不喜頭角嶄然五六歲就將我送入學堂心聰明記性好父師愛憐我愛看古今書人人稱羨都道我前程遠穩步雲天那知我雖聰明性極疎懶縱愛看小傳書誦讀不專因此上我工夫未進半點年十六尚倘混枉負師傳此時節二兄長都已遊泮高堂上二雙親好不喜歡方將我詩書功細考一遍責罵我不用力虛度少年罵得我無言答心甚愧赧方到郡訪名師苦讀聖賢朝於斯夕於斯磨穿鐵硯到成名整整的苦了十年果然得苦心人皇天開眼二雙親直喜得歡容笑顏勉勵我把工夫速往前趕學一個攀桂手直上青天那知我遊泮後心腸頓變日開娼夜聚賭又吃洋烟相與些惡少年胡行亂幹似孫猴鬧翻了三十三天那知道造孽深陽壽都減方降下奇怪病困倒床檐這場病直害了兩年零半害得我瘦如柴起睡艱難死不死活不活日夜呻喚這真是受活罪如同倒懸到此時方知道果然靈

驗思量起悔不轉恨殺當年想當年入巖門何等體面爲甚麼貪嫖賭又吃洋烟到如今困床頭悔之不轉不久日陡然要命歸黃泉沒奈何只得把神天叫喊倘神聖恕我罪定改心田彥武車只哭得聲嘶氣斷那知道這一念已動上天講且說這彥金一人在臥房痛哭悔罪他存心早已感動神聖不數日有遠縣宣講先生來在本鄉場上講書聽者日有數百餘人卽有人來對彥金說講得甚好兼之能遊冥代人察功過且說能到家宣講若能遵行

**聖諭**無論十分危急之病都能效驗君何不接他到家來試試何如彥金遂命人去請那宣講生來家中求查功過那講生密查一周遂言道君前世甚好三世俱登科甲今世前程亦甚遠大惜君造孽重大盡行折去了冥府將君之壽減了二紀目下期已將近奈何奈何彥生聞言痛哭失聲卽跪伏講生之前哀求救援那講生道我何能爲力但於今三教神聖齊奉

**上帝**救旨下界挽劫若世間男男女女有過惡多端者只要能誠心改過遷善或可望救那彥生原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恍然大悟卽請講生書疏文一道焚化灶君前若蒙神佑起立願許

**聖諭**二千條躬親宣講以酬神恩焚疏之後不兩月果然延醫調治漸能起立及到三四箇月精神亦漸平復惟兩足尙軟弱難行於是延請善士四五位代爲宣講伊亦扶杖登臺處處從場嘗來博各種勸戒經及玉歷諸善書盡心說與大眾一聽宣孝親歌宣父母宏恩大矣哉百年難報痛心懷誰能數盡青絲髮只有親恩數不來我今未說淚先淋難報爺娘養育恩真是斷腸歌不得那能歌與眾人聽恩大如天不可當請看終日細思量若還不信親恩大你是如何痛合郎誰道形容似去年今年親髮白如綿卻愁前面無多路及早承歡向膝前弟兄弟兄和好自頑祥可笑癡人錯主張結義如同膠漆厚自家骨肉兩參商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

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敬長伯叔從來是大倫，也與父母  
同胞分。叔年雖少宜旁坐，莫倚年高爵位尊。敬親長母舅母姨共母生，諸  
姑諸丈父班行，更兼泰岳因妻重，三黨之親總要尊。敬年長鄉老年高不  
可輕，還須屈指父同盟。從來古道稱猶子，莫學疎狂侮老成。敬師長師並  
君親等地，天成人明禮望周全。須知受業遠傳道，不為區區給俸錢。和妻  
室井曰親操苦備嘗，如何小事便參商。百年家政同心理，勤儉持家自克  
昌教子蒙養諄諄及早端，羣居慎勿在盤桓。愛親敬長頻頻訓，小學經書  
次第傳。孩幼無知習易深，時時刻刻責教頻。仍若教驕傲成頑性，長大無材  
是野藤。交朋友結朋須要結心知，莫只逢迎面上皮。良藥苦口能利病，道  
吾惡者是吾師。尊君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  
樂，都是皇恩不可忘。篤宗族同宗共派莫生疎，萬葉千枝總一株。何必爭  
雄傷大義，放些柔弱樂何如。和鄉里萬貫千錢買好鄰，相規相勸是相親。

莫徒酒飯論親熱，定要同心做好人。務本業或讀詩書或種田，都要早起  
夜遲眠。工商亦是好生計，急急勤勤莫擱延。廣施濟不結良緣與善緣，苦  
貪財利受熬煎。須知混世金銀寶，借你呆看幾十年。廣惜福惜字惜穀惜  
生靈，富貴壽祿善先存。重本培仁非細事，期君福澤與功名。安貧窮天地  
生人原不勻，幾人富貴幾人貧。精勤自有揚眉日，莫為飢寒起歹心。絕淫  
忿尿糞皮包爛臭身，強作妖嬈哄殺人。千古英雄都戀此，百年同做一坑  
塵息爭訟。些些爭鬧不如休，莫經官府討焦愁。花錢捱打荒地贏，得貓  
兒賣了牛。戒口過喉中作癢舌如錐，慣向人前說是非。不是談張便笑李，  
須知天壽犯天威。講以上勸世歌，共二十四首。這彥金每日登臺恭讀，  
**上**章之後即以此歌一一講，讀與眾人聽。人人稱其善講，人情因之而改惡。從  
善者不少，而彥生之病不上一年，竟大好了。如今現在四方勸化，聞其名  
者都願識其面焉。由此觀之，人不慮罪過叢積，特患其不能悔改耳。如彥



生者其初造孽多端病臥兩載幾瀕於死而其後豁然大悟改過不吝其病遂不藥而愈此以知我

**皇** 聖諭頒行寔濟人救世之金丹而世之迷禍戕厥躬者尙思亟亟以改之而後可耳

鑽耳獄宣講

道光二十五年重慶府合州一人名余先德娶妻張氏父親早喪只有母親在堂卻說張氏在娘家慣使了嫁到余家全不聽教婆婆面前不盡孝道每日與丈夫吵鬧若是苦勸他便放聲大哭不是跳水就是懸梁他的過場一言難盡婆婆無奈見側近常講

**聖**

諭常教他去聽以為聽些好話或可改換性情誰知張氏不但去反七說八說余先德見妻頑梗不化恐怕釀成不孝之事累及母親遂至城隍廟焚香炳燭跪地訴道首余先德跪神前一稟告城隍爺聽下民細訴根

苗都只為張氏妻不盡婦道由着他使恣情慣把背嗽在娘家他父母少了家教嫁過來全不知禮義為高欺丈夫他全然不論大小灶房內不禁忌污穢神曹倘若將他罵日夜吵鬧或跳水或懸梁撒橫逞刁公婆前不盡孝無有老少出惡言加抵觸得罪年高是這樣忤逆婦其罪不小論道理曾犯了七出之條但願得城隍爺早加惡報也免得我父母息氣心焦講余先德祝告一次無有報應後又祝告亦無報應因思道人說如今神靈為甚麼無影响及到了三月內張氏忽然得下寒病口說牛頭馬面拴他不數日而死死後三日余先德夢入陰司閻君言道你說神不靈驗去在鑽耳獄中看你妻子受刑遂命鬼卒引至鑽耳獄中但見張氏綁在將軍柱上腳手鐵釘釘在旁邊有兩箇惡鬼一鬼手執催刑扇一鬼手擎鐵鑽有指拇大一尺多長燒得我紅先掣在張氏耳眼中輕輕放下張氏便叫喊連天鬼說

皇上頒行

聖諭命四鄉宣講，都是代天行化，你婆婆常叫你去聽，無非望你聽些好話，改了過惡，免得死後受罪。你怎麼傲命不去聽呢？哦，想必你的耳塞不通，待我與你鑽通。遂向爐中取出火鑽，向張氏耳邊略略重點一下。張氏連叫了幾箇啜，說道：王爺饒命，我錯了。宣張氏女痛不過，自嗟自嘆，題起了陽間事，淚溼衣衫。自幼兒在娘家，性子使慣，凡百事由自己，不聽人言。丈夫前不恭敬，常常侮慢，若有點不遂意，口出怨言，怨丈夫，早些死守寡。都淡這冤家，是對頭，不是因緣。事公婆，我平生孝無半點，早晚間出惡言，抵觸百般。我婆婆沒奈何，好言相勸，叫我去聽。

聖諭改換心田。我那時裝耳聾，全不信善，只說是無事人造的妄談。那知道昧了王章神靈加譴，害寒病，見二鬼把我頸拴，前拏刀後拿叉，不由分辨。鬼門關掛了號，來至陰間奈何橋，往下看人頭千萬，刀山上把人丟，血滿平川。這一

旁拏銅水開口在灌，那一旁破肚子又把腸翻。也有的架碓舂骨肉，皆爛也有的拏鋸解兩脚朝天。我一見這刑法，魂飛魄散，又不知我犯了那等罪愆。偶然間傳下令，帶入王殿，閻君爺一見我，怒髮沖冠，他罵我余張氏，真真大膽，講

聖諭你不聽所為那端，在陽世還由你，傲性强辨，到陰曹怎能够容你舌尖。又下去，與我打八十大板，罰之在鑽耳獄，絕不姑寬。我只想坐地獄，刑法可免。那知道到如今，痛苦難言，望王爺恕饒我，下次不敢放回陽聽。

聖諭飯都不餐，執扇鬼說如今哭也枉然，但問你耳通了未曾。張氏不應，只是啼哭，拏鉄鑽的鬼說惡婦耳未通，待我着力鑽去。遂將火鑽取出，向張氏耳內鑽了一下。張氏竟至痛死，執扇鬼一扇，又活轉來。執扇鬼說：上天開莫大之恩，准人走陰，傳說刑法，若有不聽。

聖諭死在陰司要鑽耳，惡婦反說死在棺木內，又不曉得痛，叫他儘鑽。惡婦你

宣讀集要 卷十  
這陣在棺木內還曉得痛也不痛張氏哭道王爺痛死人了宣這一陣三魂杳七魄皆散哭一聲二王爺細聽我言事到如今還有甚麼說的那曉得講

聖諭朝廷大典我只說他們哄我之言 你這惡婦食 皇上水土不思報恩

那還罷了怎麼不信宣講真真該萬死 想當年並未曾宣講一遍為甚麼到如今四鄉傳宣 當年人心未壞个个都存天良如今不孝不弟的人多了怎麼不宣講 是這樣該只在城市講念為甚麼把

聖諭設在鄉間 設在鄉間原為婦女不便在城市去听無非將就你們便於听聞的意思 是這樣就該要紳士勸勉再不然耆老輩亦可傳宣講

聖諭固是紳士耆老的責任不知一鄉又有幾個紳士耆老者那一鄉沒得紳士耆老未必那一鄉就不講嗎 為甚麼白身人都來相勸豈不是把

聖諭當為作頭宣謹

聖諭是替

皇上說話只要讀書士子都可代得勞的是這樣就只將

聖諭來念那歌詞怎能够勸化凡間 你們陽間人每厭故喜新若一天到黑都講二十二條你們又不專心聽所以做些歌詞以悅你們聽聞這都是神

聖的苦心 因此上我那時全不信善聽說是講 聖諭就不喜歡 你從前不信如今到陰曹該曉得信了 又誰知到如今痛苦難

免受刑法好一似箭把心穿 你既曉得痛為甚麼當初不听公婆的教訓 呢呀公婆 哭一聲我公婆悔之已晚萬不該在當初不聽良言可憐你討

媳婦未遂心願到如今辦茶湯無人承歡要相見不能够兩下離散不孝 罪只落得臭遺萬年 你當初知道有公婆也不得犯此刑你的丈夫也不

得咒你呢呀丈夫 哭一聲我丈夫恩情已斷皆因你妻不賢自遭罪愆在 陽間享快樂你到安便那知道你妻子受盡熬煎 像你這樣不賢的婦人

宣讀集要 卷十 鎖耳獄

莫說丈夫不憐惜你就是你的兒也不能救你哩呀兒哪 哭一聲我的兒  
不能相見娘待你如珍寶費盡辛艱只說是養你小老來方便異日後服  
侍我得享天年又誰知兒受福娘遭大難要相逢不能夠哭也枉然但願  
得請高僧把娘超荐逢節氣常祭奠多化紙錢 你們陽間的紙錢要無過  
的人總得受像你這惡婦再燒多些也不能到你用呢呀菩薩 哭一聲觀  
世音救苦救難在陽間我也曾燒過香烟到如今受苦楚全無靈驗望菩  
薩打救我早把身翻 你好糊塗世間有好人落難菩薩方纔來救像你这  
惡婦菩薩恨之不了怎麼肯來救你哎呀 既如此望王爺行箇方便搭救  
我出此難恩德如天 講 二鬼說冥王吩咐你傲命十七次這是要鑽耳十  
七回的今纔初鑽一回雖然還魂還有三日小痛小痛已滿又要大痛斷  
不忍饒說畢將張氏鐵鍊解下鎖在獄中此時余先德躲在一旁看得甚  
在聽得明白想起刑法駭得汗如雨下遂一驚而醒傳於眾人無不縮舌

搖頭

談白話宣講

道光壬寅年一人名叫陳心平設立宣講亦頗至誠又立心宣講一百次  
以報親恩所以團近處處宣講他都去講不辭勞苦又說團近有箇李林  
氏有五十多歲人人叫他做李二娘這李二娘是箇愛說話的人遇着人  
就說不斷欠團近宣講都有他在場他非是來聽

聖諭來找人談白話聲氣又大說話又不歇氣宣講人一見了他忍不了臉  
皮又厚罵他全不知羞陳心平一連五天都遇着他無可奈何一日方要  
宣講向李二娘作揖言道二娘既來聽

聖諭今天莫說話了他們講聽

聖諭談白陰司有蛇咬舌頭聽我講段善言遂登臺將張公日旦的勸世詞朗  
聲誦道宣恨世人只講他富貴榮華只講他縱橫強暴口中正人君子心

裡暗藏奸盜一切正事不體效爲人子大不孝父母面前不盡道遇朋友看茶請酒又談又笑遇父母很聲鬩氣臉碼齷齪全不念十月乳哺三年懷抱這樣兒子像畜道迨至媳婦接過來兩口商量計較飯故意遲不煮茶故意緩不泡早晚二時不理料把父母公婆當做那高山冷廟四時無人來打掃不管他冷也好餓也好活也好死也好罪孽大了又且兄弟不盡道爲田爲地爲錢爲寶幾人家中相鬧吵可憐那年老的爹娘講那箇也不好說這箇也不好只得秉燭焚香把天禱願你這些兒子着雷打火燒虎銜蛇咬這一切不表妯娌時常相聞鬧爲兒爲女爲柴爲草幾人家中不順教一天數次相掙搗你看那打罵不贏的收拾家私娘屋跑投爹娘和舅老牽連一路齊來了可憐你年老公婆是他家裡事不得已來做小向親家把身倒磕頭作揖來補報害了害了你把你的公婆惹死了到于今這一切大道無道聽我講好聽

聖諭

是長教方把性命顧得倒講這篇詞還未誦一半只見李二娘談白不已

聽的也聽不明心平想道如此談白全無神聖譴責這

聖諭

過後我也不講遂將書折了下來至此以後竟不宣講未上半月一夜夢入陰司閻君罵道陳心平凡講神語善言務要講完爾前在側近宣講神語爲何只講一半陳心平稟道小的見李林氏談白令人聽不明白故未講完閻君說爲何如今反心不講

聖諭

心平將李林氏無有譴責稟明閻君說冥府報應不差絲毫遂命人引心平至銜蛇獄中但見李二娘綁在將軍柱上旁有二鬼一鬼手執催刑扇一鬼手撮一條大蛇在手上絞來絞去口頭的舌徧繞甚是駭人拏與李二娘看了說道李林氏你爲何不聽

聖諭

以改過惡每逢宣講人家聽得有興你一張鬍巴全不歇氣惡婦你爰擺龍門陣我這裡有條活龍你看像不像李二娘一見駭得口張舌伸那蛇

一口將舌頭咬定，李二娘就痛死了。那執扇鬼擎扇一扇，李二娘又活轉來，喊又喊不出，那捉蛇鬼言道：「惡婦，你聽！」

**聖諭**

愛談家常，我今愛聽，快把你的家常話談來我聽，快講嗎？怎麼不講了？執扇鬼說：「惡婦，你不答應，我要扇你。」遂將扇反轉扇了兩扇，那蛇徧咬一陣。李二娘的頭身腫圓，就痛死了。那蛇放口，自去將軍柱下盤定。執扇鬼一扇，又還陽轉來，二鬼又說道：「叫你談家常，我們聽，你不信，這下還談不談？你不談，我又捉蛇來咬。」李二娘駭忙了，說道：「呢呀！王爺，談你聽。」宣三魂渺七魄散，好似夢中把身翻，未曾開言，心內慘，珠淚滾滾，溼衣衫，哭聲王爺且休站，細聽從頭說的端，自幼生來話愛談，說話只見背吧翻，鄰里四鄉都稱贊，誰不說是女春官，好箇名聲大約你會說話，在鄉間告勸人孝順，公婆恭敬丈夫，因此箇箇稱贊你是也，不是李二娘說王爺不是的，姨娘姊妹久未見，恨不同居常言歡，一聽銅响外面站，說在他家屋側邊，宣講

先生來得遠，講的宣的都周全，隔壁大嫂可聽見，大家同去頑一轉，忙下廚房去煮飯，燒火泔水甚新鮮，煮熟站起吃一碗，婆婆面前叫相偏，拏起菸桿往前躡，行路只見腳兒翻，逢着人戶就叫喊，張大嫂，王二嫂，快來前，某處宣講也不遠，大家同去聽一番，回來一路又有伴，快去收拾莫躲懶，好一听鐮响飯都不吃飽，這是勇於向善的婦人，出門時又曉得叫聲公婆，這是盡孝的婦人，走在路上又邀約人去，听這是勸人為善的心，邀一人去听，有十功，邀十人就有百功，像你這婦人，世間少有，怎麼你又犯了罪呢？因此一路話不斷，嘖嘖連天吼一響，宣講先生一看見，口內不言心喜歡，這箇地頭人向善，婦女都要上一千聽。聖諭原是要人多宣講的，爬不得多來些聽了，大家同歸善路，這是他們與人為善的苦心，難道你不知王爺他們不知我的心腸，那知我去會親眷借

聽

**聖諭** 到此間遇着嫖娘把禮見，叫聲希行把手牽，姊妹一年未會面，今日真真是天緣。你家鴨子可生蛋，雞母上抱有幾天，黃瓜罷腳且不說，匾豆一回摘幾籃，海椒栽了幾田坎，茄子不知進幾罈，你家菜園到還便，出門就在屋側邊，可憐我的園又遠，栽起小菜不得餐，蘿蔔未到九月半，就有人來割了尖，可憐跪倒栽葱蒜，未曾到口就偷完，端起碗兒吃白飯，爲這小菜作盡難。我怕你嘆些甚麼好，龍門陣原來說的這些話，你這惡婦真不曉事，既來聽。

**聖諭** 就該專心去聽，纔是宣講的費了心，全不想一想惡婦從下講來。王爺我講完了，你說完了，依舊捉蛇來呢呀？王爺我再講。

兒可回還，苦我這向日夜趕，又討晦氣又作難，大女害病一月半，外甥咧哪又不安，女婿帶信叫去看，心想一去難上難，二女有喜要臨產，要打三朝這幾天，雞母又不肯生蛋，甜酒蒸起又怕酸，帽子衣鞋概未辦，丈夫他

說沒得錢，虧我偷米去，揸換扯起布來猶未聯，想叫媳婦去做點，怕他背地說閑言，那知如今愛體面，這些也要辦得全，若是有點不上眼，親家必然不喜歡，暗把女兒來輕賤，叫我心腸怎能安。你這惡婦連你女打三朝，都掣來說全不怕羞，難怪說你是女春官，又問你在

**聖諭** 場中還說得有往下講，我只講了這些，並無有別樣，你還說了些不然的，話就不認了，快提蛇來呢呀？我講。因此話兒割不斷，別人聽見不奈煩，就

叫我們且休談，何不靜聽講善言，禮聽。

**聖諭** 把話談，陰司有蛇咬舌尖，我就回言把他怨，大嫂說話理不端，咕起眼睛把鬼見，這是他們嚇你言，回回都把婦人勸，說的話兒太不然，他說不敬男子漢，三世不能把身翻，母牛母馬是你變，要披人皮難上難，那知夫妻無貴賤，匾擔挑水是平肩，未必措起去煮飯，丈夫他就大如天，你愛聽來我愛談，談話與你甚相干，那知說話神靈怨，大降災殃本非凡，伏望王爺

開恩沾免動刑法受熬煎。二鬼說你這惡婦了不得別人叫你莫談話就該聽他勸纔是道理怎麼說蛇咬舌尖你不信如今你該信了嗎勸你敬丈夫你說指去煮飯誰叫你如此無非朝夕事奉公婆替丈夫行孝操家理事替丈夫與家知三從四德這便爲敬丈夫原是你們該當的若不如是就爲不敬丈夫怎麼不變牛變馬李二娘說王爺我錯了下次再不敢的望王爺恕饒二鬼說看冥王如何發落此時陳心平駭得魂不附體鬼卒將他引見冥王冥王問道神靈有不有譴責心平只是叩頭冥王說爾宣講神語未完使人聽不完全該受冥譴念爾初犯回陽完了大願遂命鬼卒引出一跌而醒急命人去看李二娘舌頭無故爛數眼已數日矣後心平對他說明李二娘洗心改悔自願宣講十次半年始愈有志宣講者各宜勉旃

息訟得財

昔福建休甯縣有一蒙姓何名臻家貧勤苦爲學兼喜讀律心想行善苦無銀錢因思化人爲善亦是好事遇鄉中強暴者奸詐者委婉勸戒他若不聽又講法律以儆惕之多有感悟爲善者何臻又想人之爲惡多因不知法律之嚴耳於是將法律易犯者一一寫出貼於中堂便眾人觀看其法律云凡子孫違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者杖一百徒三年凡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毆者斬殺者凌辱處死凡弟婦罵兄姊者杖一百毆兄姊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傷者杖一百徒三年死者斬一妻毆夫者杖一百折傷加聞傷一等篤疾者絞死者斬故殺者凌剛處死一強姦人妻女者絞監候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強姦幼女者照光棍例斬決凡師巫邪教燒香集眾佯修善事煽惑人民者爲首者絞爲從發邊遠充軍凡竊盜賊至一百二十兩以上擬絞斬候白晝搶奪人財物者不計贓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搶奪



殺人者擬斬立決、凡賭博不分兵民、俱枷號兩箇月、杖一百、弱子女者、照故殺子孫律問罪、杖六十、徒一年、至是凡親戚到家、看此而感化為善者、甚多、時村中有劉和達、劉和仁、弟兄因父死了、請憑族親、分析財產、弟兄爭論不均、吵鬧起來、便要打架、賴族親勸解方止、和達心中不服、欲要告和仁、聞何臻素講法律、必然善於刀筆、遂暗地持一厚儀到何臻館中、說二弟爭佔財產、求寫狀呈告他、何臻推辭說道、我講法律、不過為俗人不知、恐誤犯其罪耳、豈肯為人興訟、自取罪戾哉、如是正言以告之、曰、宣人生在天地間、孝友為本、為甚麼將親弟當作仇人、須知道、銀和錢、雖然要緊、比較之、弟兄們、又還算輕、那銀錢用完了、尚可積掙、若弟兄一死了、不能再生、勸兄台回家去、與弟和順、也免得打官司、花費錢銀、講和達聽得何臻之言、忽然感悟、拜謝而去、和仁在家、亦怨恨哥哥、見哥哥出外不回、料必是告狀去了、也持厚儀來在何臻館中、求寫告詞、何臻問他告兄為

何和仁、遂說哥哥爭佔財產、我夫妻含怨已深、定要告他、以洩仇忿、何臻聽了、知他弟兄爭產、都是聽婦人之話所致、於是婉言以勸之、曰、宣聽一言、不由我心、疼難忍、你何不思、念那古時之人、昔伯夷與叔齊、讓國同隱、在首陽餓死了、初無怨心、彼於國且推讓、不相爭競、又何論、田與土、些微錢銀、勸兄台回家去、把兄尊敬、切莫要論長短、遂起怨心、講和仁聽得何臻之言、亦感化而去、回家和顏事兄、兄亦悅色相待、從此兩相推讓、弟兄遂相好如初、同心操持家務、俱以富聞、一日、弟兄出外、販賣杉板、至中途、忽見板上現有字跡、近前一看、乃是何臻姓名、以刀削之、字跡如故、弟兄慨然嘆曰、我弟兄蒙何先生勸息爭訟、始得成家立業、大恩未報、故天書他姓名、以示我弟兄耳、於是商議、賣了這杉板、價銀盡送與何先生、及回家、果然賣銀三百兩、弟兄相約、與何先生送去、時何先生年老、不能教書、其子年幼、亦無生業、父子日食難度、只磨麥為羹、聊以充飢而已、忽二人

宣講集要 卷十  
持銀到家擺設棹上何先生不知問是何故和達和仁雙膝跪地而言曰  
宣弟兄們跪塵埃從頭稟告尊一聲老夫子細听根苗想昔年我弟兄不  
相和好分家時吵起來不得開交爲兄的怨恨弟要把狀告蒙老師指示  
我終回故郊爲弟的怨恨兄也來請教蒙老師警戒我終把氣消從此後  
我弟兄依舊和好兄友爱弟恭順同把家操那一日出外去販賣木料忽  
現出老師的姓名昭昭弟兄們知道是大恩未報故天爺書姓名指示我  
曹回家來把杉板急便賣了特將銀送老師報答恩膏望老師把銀子快  
快收到免得我弟兄們負罪難逃講何臻聽罷說道些微小德何敢望報  
推辭不受其子在旁說道此是天賜他弟兄又有這番誠意父親何必推  
辭何臻乃拜而受之其子將銀做生理由是致富何臻日後悠游頤養享  
高壽而終夫當日弟兄爭訟苟非何臻勸止家業不知消歸何方矣安能  
成家正業俱以富聞哉惟以婉言示訓不惟全人骨肉而且保其家財天  
書姓名以報之固其宜也凡爲士者可不講法律以儆愚頑歟

明禮讓以厚風俗

萬歲爺的意思說天下太平總要有箇風俗要風俗好預先要有箇禮讓天下  
的人各要都有禮讓但各處風俗不同所以就有無禮無讓的弊病怎麼  
見得呢你看人的性情有生來太急的有生來太緩的因人的性子有緩  
急所以人就有強弱不同這些皆由各處舊習所染這就叫做風不同至  
於這方的人喜歡的事那方人偏又不愛那方人所愛的事這方人又不  
喜譬如那中庸上說南方人多弱北方人多強愛強愛弱全然不同也是  
各處習慣了這箇就是俗不同所以天下的風俗有凜厚的又有澆薄的  
有愛奢華的有愛樸實的所以古聖人拏箇禮來變化他要到處風俗一  
樣講這箇禮字體段是其爲用也最大但凡道德仁義尊卑貴賤冠昏喪  
祭郊天祭廟不論那一件都離不得禮若離了禮一宗都要不得這樣看

來禮就是風俗的根本，但禮又不可虛應故事，要實實在在行出來。我於尊長面前，先有尊敬的實心，外面方有箇尊敬的禮貌。若是外面謙恭，心頭驕傲，就作個揖，磕箇頭，也是勉強強要的。曉得這箇禮，是自然而然做出來的。講到行禮的款式也多，你們未必各各都行得完。至於行禮的實心，人人都有的。如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夫妻和睦，弟兄相愛，朋友有信，親戚相照看，這就是自然有的實心。況禮之用，尤要有讓。這禮讓也不是難做的事情，如待眾人，一味的和氣，自己爲人，一味的小心，在家庭中，父子兄弟相親相愛，在鄉鄰上，無論老老小小，和和氣氣的，把那驕傲的性情，躁暴的氣習，平素來，輕輕狂狂的氣象，概行改得乾乾淨淨，不起一點貪心，又不與人爭箇輸贏，我家發財，見了貧窮的，不要輕賤他，見那本分的人，不要相欺他，我與你說話做事，總要規規矩矩，這就是禮讓的實事。但如今的人，總拏禮來責問人家，不肯責備自己，譬如兩箇人吵架，你說我沒禮，我說你沒禮，這箇說你怎麼不讓我，我那箇說我不讓你，你又何曾讓我，到了冤仇解不開的時候，多有角孽打官司，使錢陶氣，你們看那無禮讓的人，有甚麼好處？若肯自己回頭想一想，我在說他無禮，我的禮又在那裡？我說他不讓我，我又何曾讓他？大家都曉得回頭，肯自己認錯，豈不要少多少的事情嗎？總是犯分的人，不肯相讓，所以這風俗就漸漸的澆薄了。我今講幾個不肯相讓的人，與你們聽。如今有等讀書人，做得來幾句詩詞，曉得幾篇文章，會寫幾個字，就把自己看得多少大，說他是當今第一箇才子，把人瞧不上眼，全然無點謙恭的氣象。若是僥倖入箇學，補箇廩，看他那幅身段，居然頭名狀元一般，說出話來，鋪天蓋地，一對眼睛，比籬篋還大些，這箇陰倒說他驕傲，那箇背倒說他滿假。這就是讀書人不明禮讓的弊病。如今又有一等做庄稼的人，愛爭人家的田邊地界，兩家攢攏講論，你說我爭你的，我說你佔我的，兩來不讓，角孽打官司，搞

得冤仇不解你們想一想一個田邊地界所值好多錢儘倒拏錢打官司得了的少失了的更多看你個說蠢嗎不蠢要曉得人生在世富貴由天我命該發財就讓人些還是一個發財的命是該窮就多爭人家些還是一箇窮的這樣看來爭人家邊界何益不如讓人家些更好如今又有一等人見人家的牛羊雞鴨踐踏他的禾稼他就吵吵鬧鬧甚至輕口罵人父母你不想假如你的牛羊雞鴨踐踏人家的人家也是罵罵你看你心頭喜歡不喜歡若是吊些豆菜你罵人家人家也是不喜歡的不如大家忍讓些方好這是講那做庄稼人不明禮讓的弊病又說那學手藝的匠人也要有禮讓方好但如今有等學手藝的總是爭強賭勝你說你的手藝高我誇我的手藝強你平時做倒的主顧我要奪你的我平時做倒的主顧你要搶我的你搶我奪兩來不服氣多有成仇角孽這是那做手藝的人不明禮讓的弊病至於做生意的人也要有禮有讓但如今有等做生意的人見人家賺了錢他心頭不服氣看人家買一庄好貨有點欺頭他就去奪人家的買賣又有人家賣一庄貨物多賣了錢他就去搶人家的生意說我的貨物比某人的更高價錢只要跟他一樣若是那箇曉得了就講你奪我的生意講長講短不是打架就是結成怨恨這就是做生意的人不明禮讓的弊病講不明禮讓的事情也多一言難以說盡我勸你們總要大家會想你讓我些我讓你些讀書人不誇自己的才學做庄稼的不損人利己學手藝的不奪人家的主顧做生意的不搶行奪市講些禮信明點禮讓各各和氣人人謙恭豈不是一箇好風俗嗎總要曉得讓人一着損了多少的煩惱退後一步得了多少的便宜比如有人打我罵我我不張他他若是一箇好人自然就會失悔就是一箇惡人他把相罵得沒興也會罷了豈不損了多少的事若他打罵你你與他相打相罵難道你就富貴了些我忍讓他些未必我就下賤了些人一曉得這

箇道理自然就肯讓人。果是肯讓人的，各各都說你是箇好人，情願與你相交，有甚麼好事，各各都肯湊合你。你有不好的事情，各各替你分憂解愁。這豈不是佔便宜的道理。如今有等富貴人家，要他的富貴，他說我肯讓那箇要曉得人處富貴，要有禮讓。外人方肯尊敬你。我講個古人處大富貴，肯讓人的好處與你們聽。唐朝有個婁師德，他做了宰相，他的兄弟又做刺史官，他與他弟兄說：我們弟兄，如有富有貴，總要忍讓。方把富貴保得長久。他的兄弟說：從今以後，人家發我的氣，口水噴在我臉上，我不與他爭論，我抹乾了，就是婁師德說道：你若當面抹乾，厭着人家去了，不如等他自已乾了更好。我一笑而受之，只是自己認錯，謙謙恭恭的待他。你們看婁師德這樣的謙和，所以他弟兄都做大官，子孫的富貴不絕。這就是一箇能讓的好處。你們大家都要效法他。方好。如今又有一等要他精伶，仗恃他的年輕發財的，拏銀錢去欺壓人，見了家庭中，人與鄉鄰上的尊長，有貧窮的，或本分的，他不屑於稱呼他，或見了官長紳士，不愛奉承。他只有大模大樣，與人抗禮，一番驕傲的心腸。每每惹禍招災。這就是不明禮讓的惡處。講到這裡來，我又說兩個能忍讓的人，與你們聽。古來有個王彥方，他平素來總肯忍讓。有一個偷牛的強盜，被失主拏着，那箇強盜說：我情願受刑法，不要等王彥方先生曉得。王彥方聽倒這句話，叫人送他一疋布，勸他爲善改惡。那箇強盜後來竟自感化了。後路上看見人家落了一口寶劍，他替人守住，替本人來拏去。他方走了，又有一箇管幼菴，他平素也肯讓人。有一回見人家的牛吃他的禾苗，他全不發氣，倒轉把牛牽來，拴在樹子上。他說這箇牛，定是肚皮餓了，方來吃我的庄稼。就叫一箇家人，割些草與這牛吃。後頭那家人曉得，方打發人來牽牛。那管幼菴倒轉拏些好話來安慰他，並不說一句長短。那一鄉的人，盡都感化了。各各曉得禮讓。後來大亂的時候，那些賊人，各各不來擾害他。那方

境中人都在管幼菴屋頭躲難你看一箇人能讓就化了一方連盜賊都被他感化了你們未必拏禮讓來化自家都化不倒嗎那古人又說得好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可見人能禮讓只有好處再沒有吃虧的你們自家想一想某人待得我好定是我在他面前有禮讓有把我待得不好的多半是我在他面前沒禮讓這箇道理你們說是也不是你們既听倒這篇

**聖諭**好的大家跟倒這模樣做不好的就要趁早些改了人人有禮讓風俗自然淳厚風俗一淳厚一來不辜負

**萬歲**爺教諭你們的盛心二來在境中人一團和氣你說好嗎不好

### 讓產立名

昔漢明帝時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自幼讀書胸藏萬卷至十五歲父母雙亡遺下田產數畝兄弟三人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多虧許武日率童僕耕田夜教兄弟讀書如此數年兄弟俱已成立家業亦漸興盛弟兄三人俱未昏配食必同器宿必共榻由是鄉人傳出大名稱為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陽羨許季昆耕讀書夜忙教誨二弟俱成行不是長兄是爺娘時明帝制度不以科甲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郡守縣令聞許武之名遂荐舉朝廷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日詔武武料難推阻遂呼二弟吩咐言曰宣兄為應召往帝邦尊聲二弟聽端詳不幸雙親命早喪丟下兄弟甚悽涼二弟年幼兄撫養親自教你讀詩章為兄今朝京地往幾句良言記心傍二弟在家休放蕩須要憤志在芸窗朝斯夕斯把書望無事不可亂出庄學業精通人必講古言有屬自然香名聞鄉里薦皇上身榮貴顯在朝堂那時拜受皇恩獎出身加民管四方穿街過巷人尊仰祖宗陰靈有餘光二弟呀若不急時立志向老大徒傷沒下場自從盤古開天地惟有耕讀是良方二弟呀早晚

要與童僕講教他耕田莫怠荒春來早起往田壤不可貪眠混日光夏來  
芸草禾苗長芄芄穢穢自芬芳秋收冬藏有餘音閒暇無事種冬糧兩椿  
大事記心上二弟呀切莫拋丟在長江本來把話長長講怎奈君命召兄  
忙講吩咐已畢收拾行李往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明帝官封內史  
不數年間遷陞御史之職忽一日想起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縣荐  
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歸家省視遂見天子上疏奏曰宣萬歲在上容臣  
稟細聽許武把本申為臣秉質多愚蠢少讀詩書乏經綸年至十五遭不  
幸亡卻堂上二雙親多感鄉里薦名姓因此入朝奉當今食王爵祿數年  
正遷陞御史在朝廷為臣在此享福盡家中還有二弟兄不知在家正不  
正恐未讀書難成名父母坟茔尚未整子道有虧何為人頭帶衣冠不重  
本臣家二弟未娶親意欲歸家去窺省畧盡其道於五倫伏望萬歲准臣  
本暫歸鄉里回家庭講天子聞奏准給暫回衣錦還鄉恩賜黃金數十斤

為昏禮之費許武辭朝回家窺省先塋已畢便掣還官誥託病在家一日  
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進退晏普對答如流再查家宅之事比前恢廓  
數倍許武大喜徧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二弟定親自己方才娶妻又與  
二弟昏配過了數月對二弟說道吾聞弟兄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  
娶婦理宜各立門戶二弟聞言淚如雨下不得不依兄言於是擇日治酒  
徧請里中父老至家分析田產許武選道廣宅良田壯健童僕悉歸之於  
己以茅屋瘦田老弱童僕品與二弟眾父老心中甚是不平私自議論待  
他二弟不允方出公言以斷誰知晏普感兄教誨之恩思得如此分析以  
為理之當然并無異言分撥已定眾人皆散許武居住正房其左右廂屋  
晏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童下田耕種暇則讀書常將疑義叩問其兄  
從此里中父老人人鄙薄許武是箇假孝弟稱贊晏普是箇真孝弟又說  
出幾句口號道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出銀錢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守

茅簷假孝廉，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鎌，真爲玉，假爲瓦，玉拋野，瓦登廈，不宣。  
真只宜假。謹晏普之名聞於州郡，遂荐舉於朝，明帝求賢之心甚切，命縣令親到其門，詔之，晏普推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分內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聞言，只得應詔，別了兄嫂，行至長安，朝見明帝，俱封爲內史，不上五年，許晏官封丹陽郡太守，許普官封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數月，以盡兄弟之情，晏普辭朝歸家，拜見兄嫂，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黃金，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率領二弟到父母坟塋，祭奠已畢，隨即設宴，徧請里中父老至家，三爵已徧，許武不覺兩淚交流，嚇得眾父老驚訝不已，二弟慌忙跪下，問道：兄長何故悲傷？許武哭訴，告曰：宣見弟問不由我，淚流滿面，尊一聲眾父老細聽，我言今日裡，煩大駕不爲別件爲的，是我家中弟兄事端，不幸得二爹娘早把命喪，丟下我弟兄們，甚是慘然，我兄弟年紀小，無人照管，那時節，願爲兄苦把弟盤課，詩書教誦，讀常戒惰懶，爬不得我弟兄一貫，連馬只說是我二弟名揚親顯，誰知道眾鄉里，罵我孝廉，明帝爺爲國家婆心一片，敕封我爲御史，得做高官，每日裡把二弟常常望欠，爲甚麼數年間名不流傳，修本章見當今訴說一徧，辭了朝，歸家中骨肉團圓，弟兄們娶妻室，本是正幹，都只爲後嗣計，結續香烟，過數月，商量妥，終把酒辦，請眾位到我家，分析田園品財產，我故意一一擇選，要廣宅，要壯僕，還要肥田，我二弟依兄言，未爭一點，眾人們那知道，袖內機關，都道我假孝廉，貪得無厭，二兄弟真孝廉，品行不凡，縣令尹荐名姓，二弟榮顯，頭戴着烏紗帽，身穿紫藍，做了官，方遂我心中之願，到於今對眾位，不得不談，爲兄弟我做事，名有瑕玷，爲兄弟我做事，遺笑當年，說明了我心事，水清石現，若不然我做事險嚇欺天。講言畢，懷中取出一冊簿籍，乃是歷年所收穀米之數，概行付與二弟，此時眾父老方知許武先年分產，原來一片苦心，齊聲稱贊。



宣道集要 卷一  
不已晏普一見哭倒在地言曰、宣弟見冊籍淚自下、尊聲兄長聽弟說、昔年父母丟了我弟兄三人受奔波、爲弟年輕兄指破、每日教讀三千多、爲弟不肖寔懶惰、未曾將書苦琢磨、不能身致廟廊坐、多虧兄長費心窩、辭朝回鄉歸故所、弟兄各娶結絲羅、分居各弟商量妥、三股品搭兄裁度、故意選擇豈有錯、暗使爲弟保山河、若非今朝自說破、弟在睡夢不知覺、財產原來身外貨、兄長當年掙積多、依弟愚見揣想過、兄多分些理總合、兄長呀、快將冊籍收回可、庶使朝夕享安樂、講言畢、哭泣不已、許武道爲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況且宦情素淡、便當老於耨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田產、以終廉節、晏普曰、哥哥爲弟輩而名污、弟輩既已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貪夫、不惟玷辱於祖宗、而且玷辱於兄長、總望兄長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也、眾父老見他三人交相推讓、只得勸慰一番、將財產房屋田地童僕、三股均搭、並無強弱、然後三人方

分米濟貧

從父老之言、三股分開、各自營業、過了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兄分離、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兄言各攜妻子上任去了、時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縣郡、縣郡爲之奏聞聖上、旨下、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爲孝弟里、後來晏普爲官數年、各將印綬納還、回至故里、日奉其兄如父、盡老百年而終、許氏子孫、歷衍世代、簪纓不絕。

正在嘆敘之間忽有一叫化女站立牆邊喊叫討飯食韓戲之曰你這叫化女若打蓮花開會唱勸世文與韓爺解下愁悶韓爺便打發你其妻曰他們叫化女多有會唱的如今荒年莫說他會唱他會勸人就是他哭死了也是沒有打發的那叫化女子聽得說個哭字若有神差鬼使也就痛哭起來了宣跪平川不由我淚流滿面請韓公一一的細聽我言我命淺二爹娘早把命棄單留有女釵裙受盡艱難家道貧又沒得親戚顧看小女子只落得求食外邊今年來米昂貴天災水旱富貴人止顧已慳吝不堪求打發沒有人飯送一盤把点米一調羹尙未滿峴肚中飢復討點一盞贖飯主人家拏棍子口出惡言可憐我討得來就吃一盞討不來餓得我腳打站站到日間走得我腳笆手軟到夜晚蓋的是幾根草毡暑熱天燒得我頭上火濺冬寒天冷起我又沒衣穿那幾日吃稀飯雖曰薄淡這幾天小女子顆粒未沾公公呀施惻隱飯送一盤積陰德留在你兒孫身

邊講樂吾看見叫化女子啼哭心中不忍叫他站立一時欲將米分半與之未知其妻肯與不肯肯則罷了不肯必須好言哀告想到進退兩難之時亦潸然流淚泣曰宣韓樂吾見此女這般塗炭不由我双淚流心中慘然老天爺喜的是好生之念難道說惻隱心人都無焉叫賢妻上前來我有話談天年大受貧賤還要耐煩叫化女說幾天未曾吃飯你試看那樣子可不可憐人的女都皆是父母生產若我女如此賤痛心不堪到不如將我米分他一半不知道我妻心甘與不甘其妻聞之肆行吵鬧因怨其夫曰

夫曰聽夫君出此言好無主見那有箇舍己田芸人之田我家貧又遇此年歲荒歉屋空空似懸磬水洗一般大路邊曾死過千萬萬富豪家尙不能周濟貧寒况你我又不是家財萬貫乾腳漢自不顧反把人憐怕只怕連你我無人照看到那時又誰來難中救援樂吾一聽妻言遂罵道蠢婦人說此話惹人惱厭救急難方算得古聖先賢况且我有糙米二升一

半夫妻們細思量，豈能久全分此米，不過是早死一旦，不分米不過是多活兩天。妻呀妻拏米來分與一半，做一箇苦作樂結點善緣，我合你要餓死前後不免做好事就餓死，也是無嫌轉過手，搗此米如刀割胆，這顆米乃是我養命之源，都只爲遭天命，權救患難，我的妻莫怨我，暫且耐煩，但祇望叫化女得吃點飯，也免得受飢餓，死入黃泉。講韓樂吾竟將此米分與叫化女，不顧自己患難，還憐他人飢迫，所謂貧窮好善，慷慨樂施，皇天豈無報乎？是夜夢神告曰：汝舍己救人，聖帝喜賜汝金一窖，在於某處，次日往鋤果得，後成巨富，享高壽，世之慳吝者，曷細思之。

忍飢成美

大明丁丑科狀元舒公名芬，江右蘭巖公子也。初蘭巖公家極貧，好讀書，屢試未售，娶妻賀氏，端莊寡言，尤能敬重丈夫。夫妻五旬無子，以薪不之，故遠館湖廣二年，積有修金十餘兩，借諸友僱舟南回，至中途阻風，遂泊舟登岸，閒步消遣，去僻靜處，見二差役鎖押一少年，又一少婦跪地，扯住少年衣襟，作戀戀不舍狀。一乘小轎，催婦速行，又一老嫗見婦不起，幾步走上前來，以手拽之，二差役亦厲聲揮之。蘭岩公異其事，停立靜聽，聞少婦哭云：官叫聲媒婆少遲慢，二位差哥且耐煩，少年夫妻要拆散，自有幾句不盡言，今該夫妻受磨難，百行生意不賺錢，錢漕兩項俱拖欠，太爺追案沒人還，夫君兩腿都打濫，項上又用鍊子拴，昨日回家把話談，嫁妻銀兩一十三，赴湯蹈火妻不怨，可憐奴夫受孤單，肚飢親手去煮飯，更深獨抱枕衾眠，還有一事更傷慘，夫妻昏配方三年，單生姣兒歲未滿，未生牙齒飯難餐，快把姣兒見一面。兒呀愁眉愁眼把娘看，要看爲娘看幾眼，再想見娘難上難。媒婆說快請上轎，舍不得你的兒，隔十天半月又回來，看望兒子就是娘去，姣兒乳哺斷，又沒乳娘把兒伴，飽吃一頓兒回轉，兒又活得大半天，今後啼飢娘不管，母子相會鬼門關。講蘭岩公聽到傷心之

處不覺弔下淚來，悲悲切切，走上前去問少年道：「這位女娘是你甚麼人？那箇嬰孩又是你甚麼人？」在此啼啼哭哭，又爲着何事？少年嗚嗚咽咽，不能言語。少婦從頭訴曰：「此卽吾夫爲欠官錢，追比不過，只得賣妾賠還。所以夫妻戀戀不舍，所抱小嬰孩卽妾之子也。年方半歲，全靠乳哺活命。妾去則乳斷，人無食必死。是妾去之日，卽兒死之期也。是以悲啼不止。公問口所欠幾何？」對曰：「十三兩。」公謂二差役曰：「可將少年釋放，我舟中同伴十人皆江右塾師，撤館歸家，都收得有些修金，你這十三兩官銀，我們每人出一兩，也就夠了。他們乃是少年夫妻，恩愛難舍，況半歲小兒生死所關，汝等也不必需索，只要有十三兩銀子，繳完官欠，也就罷了。」復謂少年曰：「汝妻可不嫁，留撫汝子，與我同到舟中取銀去。」及到舟中，以此事告知同行諸人，羣聚而囑之曰：「近日風氣，被那些半明半暗的先生，壞到極處了。每到正月，便恭恭敬敬去與各處學東拜年，復興要請甚麼春酒，那學東受抬舉的，大大方方送起來，上了學，有些不受抬舉的學東，光只講他幾箇孽錢，全不尊師重道。先不先還要講箇價錢，或五六百，或七八百，連油鹽俸米一併乾包在內。此種人多是村夫，所以說些村話出來，也最難聽。不說先生辛苦，還說他在看成先生，我等因爲不與此等下作先生粗野村夫打絲絞，所以方到湖廣去教學，未必你不曉得湖廣雖然尊師重道，銀錢也是難掙的，可憐一去一來，路程又遠，盤費又重，除得費用，所贖無幾，你還要大家派一兩銀子，叫我們做好事，呼這樣好事，讓你一人去做，我們做不起。眾人一席話，說得蘭岩公啞口無言，公無奈，乃將兩年所積修金十三兩，全全交與少年，少年接銀在手，磕頭稱謝而去。舟至中途，眾派錢買米，惟公囊盡無所出，或謂之曰：「今與君分黨矣，我輩一毛不拔，乃場子之流亞，看摩而放，利天下爲之，是墨子之流亞也。公忍而受之，少頃飯熟，眾皆聚食，惟公一旁忍飢受餓，每隔一日，又召而食之，然亦不

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忍飢二日矣速炊飯來吃婦曰安所得米公曰鄰家借之婦曰已借多回專候君歸逐一償完方好啟齒君贖修金多少速率來賠完前欠就好借米炊飯矣公聞婦索修金便嘆了一口氣對婦說道宣問修金不由我心中飽脹賢德妻聽爲夫細說端詳爲教學一兩年都在湖廣也只想掙銀錢好買米糧起程時換銀子一十三兩又拏了九吊錢去製行裝剛留下一吊錢以作用項約同伴十三人一路同行在中途泊了舡上岸觀望遇一件否圍事不得下場敢莫上岸被強人打劫了答曰不是一少年欠官銀一十三兩做一件傷心事要嫁妻房恨媒婆在一旁開開嚷嚷催少婦快上轎要去拜堂這少婦割不下恩深義廣足跪地手牽衣服淚汪汪又抱出一嬰兒半歲未上眼見得乳兒子便要離娘他家中無公婆誰來撫養母改嫁豈不是絕乳斷根心不忍應代他幫賠銀兩到舡倉望同伴大家幫忙眾朋友批評我說把鬼撞無奈了我只得獨力承當眾朋友買米錢不許欠賬我無錢他吃飯我餓肚腸一箇箇都笑我上了大當可憐我有兩天顆米未嘗心只想回家來把妻福享聽說是沒得米好不着忙餓得我周身上汗水放長望賢妻快與我想箇良方講蘭巖公說畢婦歡天喜地竟慰曰救難濟急此是美事夫妻一同餓死也是甘心的況妻蓄有尋常家飯可覓同飽夫君姑忍飢一刻待妻辦來慰畢即提筐往山中去了不多時便煮熟端上桌案請公同食公見是菜投箸俟之婦曰君餓甚可速食公曰飯何不至婦曰此即家飯也公嘗之乃苦菜也與婦食訖夜已深了乃就寢公以勞倦睡熟婦人合眼忽聞窗外有人呼云今宵吃苦菜明年產狀元婦醒與公而語之公曰神明預告我也夫婦披衣起向天拜謝明年果生一子取名芬即狀元公也從此一案看來公以救人念切忍飢受餓而不悔婦以敬夫情真甘茹苦菜而不辭他年生貴子請誥封封翁夫人之稱藉藉人口固公無內顧之憂未

始非內助之賢能招之也。男子之樂善好施，自當以封翁爲法；女子之敬重丈夫，獨不當以夫人爲法乎？

釋怨承宗

永州府有劉姓者，兄名夢祥，娶妻杜氏，所生一子，乳名正元，弟名夢光。父母在時，定親王氏，父母歿後，兄弟和氣，與家人無間言。乾隆五十九年，夢光年已及冠，其兄擇期與弟昏配，逾半年，兄以病故。夢光謂妻王氏曰：「吾聞家有節婦，一族之光也。嫂嫂立志守節，與汝雖妯娌，當以姑禮事之。凡事俱宜聽從。王氏一一記之。卻說杜氏，雖是居孀，仍然脂粉滿面。王氏看不過意，因勸之曰：「吾聞三黨中有箇節婦，纔算得名門望族。謂其奉親撫孤，事多勞碌，飲水茹苦，情最淒楚，所以爲孀婦的，不怕再富再貴，也不可穿紅着綠，只要守樸素，不怕至貧至賤，縱至衣單食寒，要甘心獨宿。嫂嫂守節撫孤，正要守樸素，甘獨宿的時候，奈何脂粉未謝，旁人觀之不雅。杜氏怒曰：「脂粉又不是你私自買的，你搽得，我也搽得，你要守樸素，甘獨宿。二回兄弟死了，你再好生守過。王氏見嫂嫂發怒，過後也就不提。後王氏有了身孕，杜氏故意虐之。王氏曲從其意，究無害。後果生一子，乳名仲元，年方半歲，而夢光又亡。王氏哀毀，死而復甦者數次，皆賴鄰婦以開水救活。杜氏略勿憂容，反陰以爲幸。夢光葬後，王氏餘哀未忘，漸至形容消瘦。杜氏冀其改嫁，故以言語逼之曰：「汝夫在時，曾教汝凡事與從於我。汝猶記否？」王氏曰：「然。」杜氏曰：「吾念汝青春年少，不忍見你獨宿，將你改嫁豪門，肯聽從否？」王氏見嫂有逼嫁吞謀之心，便對杜氏放聲大哭道：「尊嫂，你不必把我來誑。我和你都守的，苦節冰霜，守節婦須當要各立志向。那有箇丈夫死，又配新郎，況我兒不滿歲，全靠撫養，難道說忍教他洒恹惶惶，見小許你寫上昏書呢？你愛嫁，你何不自己做樣，要我嫁，除非是命見無常，我方試你心事。然何說當了真，試心事也不該糊言亂講說出來。」

不怕俗敗風傷。又道是寡婦們是非常降，不苟言，不苟笑，端端莊莊，假寡寡，纂也不該頂在頭上，又何須日打扮，面似粉牆，這方算守節婦。神人景仰，勸婆婆從今後改束容妝，各一子耐煩教，辛苦撫養長大來，一雙雙送入學堂。倘若到後來名登金榜，他兄弟在陰靈也得沾光。縱不然也教他勤儉爲上，或耕田或貿易，廣置田庄，切不可由隨他飄流浪蕩，或是嫖或賭，敗壞家綱。到後來請旌表，聖旨旌獎，我合你生同室死同表坊。講那杜氏只想逼王氏改嫁，一人獨享全業。那知王氏心如鐵石，不可動搖，且又擎些守節大義，共相勸勉，說得杜氏滿面通紅，無言可答。又羞又惱，便挾憤在心，不與王氏交談。王氏明知婆婆惡氣，卻又和顏悅色，殷勤事奉。杜氏不便發作，歸而謀諸舅，舅合陰傷其子，則王氏無立腳地矣。俗言說得好：婦人心鬥釘，分明三寸長，要定五寸深。杜氏擎定主意，暗藏毒藥，回家置雞腿中，以與仲元食。仲元方三歲，得一雞腿，歡天喜地，指以告母。

曰：伯母愛我，王氏見婆婆常有厭惡仲元之心，今忽與以雞腿，恐非好意。接着一看，見雞肉皆黑色，心疑有毒，持至廚下，見正元亦在食雞腿，其肉色白，王氏故意以雞腿與正元曰：汝弟風寒忌油，汝俱食之。正元喜出望外，杜氏嚇忙了一耳巴，將雞腿打落下地，被狗吃了。不一會，那狗四腳撐持不住，倒在地下，口鼻流血而死。王氏見此情形，雙膝跪在杜氏面前，哭啼諫曰：尊賢婆，請寬坐，側耳細听容弟媳把心事從頭稟明。大伯伯與丈夫早歸冥徑，我家中剛只有四口人丁，你的兒方五歲，人事不省，我一子剛經得三歲，有零。比如那竹林中一排嫩筍，難道說一根根都得上林，又知道誰命長，誰是短命，好比那端盃油，恐防跌傾。況田地我家中頗還富潤，縱然是分兩股，也不算貧，爲甚的就想得這般蠢性，用毒藥把我兒一命歸陰，你再想小孩子，背多不穩，那有箇得雞腿不往肚吞，也算是我祖宗，廣有德行，因此上擎起來，見我眼睛，若此時像那狗地下長，困口鼻內。

也像那鮮血淋淋兩房人絕一房該是命盡眼見得這光景忍不忍心勸  
嫂嫂手摩心再思再忖這庄事你到底該不該行從今後我想你總要和  
順切不可起歹意觸怒天神講王氏尙未說畢杜氏醵臉醵醬一沖而去  
王氏知其心不可回乃請憑家族但說分晰各居從未提說雞腿毒兒一  
事族長遂將家業兩股平分分後與嫂仍敦和睦毫無怨言越二年而嫂  
之子死嫂亦相繼而亡全業盡歸王氏母子鄉里無不稱快從此一案看  
來守節之婦誠爲天下窮民神人共憫然一不能和其妯娌遂至子死身  
亡家業消歸烏有語云使心用心反害自身杜氏有焉世之爲妯娌者其  
以王氏爲法以杜氏爲戒

玷節現報

河南開封府沈良模翰林學士也娶妻李氏頗賢淑與同府趙翰林名士  
俊同攜家眷住京地情同弟兄義如膠漆一日趙請沈在府飲宴席間談  
敘言及彼來我往頗稱金蘭契友但我二人俱無子目下你弟媳業已受  
孕未知是男是女不知尊嫂身有喜否沈良模卽以其妻有娠對趙聞而  
喜曰旣然如此二人指腹爲昏可乎沈亦歡欣應允及至十月已滿沈果  
舉一男更名沈猷極聰明趙生一女取名阿姣亦秀麗端莊沈趙二人把  
仕路看淡商議告職回郡數年後沈猷幸而入庠家遭水患情景蕭條父  
母亦相繼而亡士俊見沈落薄心想退親其女阿姣賢德女也謂其母曰  
父親旣將我許配沈生豈肯再適他人乎其母田氏乃賢德之婦見此女  
已經成人且有不肯另配之意急欲使之成昏奈沈猷不能備禮爲聘一  
日士俊南莊公出田氏乃命蒼頭往沈家請猷相見並將聘金如數呈上  
猷大喜奈身鵲懸百結何堪往見遂向王老表家去借衣服姑母問其來  
意沈以實告姑母亦喜畱午飯後急命兒王倍取衣那王倍因父早亡無  
有管束朝日貪戀花柳一聞此言便道表弟也難得來須留宿一宵我今



要某處會友，明日即回相陪，衣亦可借，猷只得暫停一日。誰知王倍其計已定，徑往趙府，詐稱是沈猷。田夫人同女阿姣，出見款待，見王倍禮貌荒疎，田氏道：賢婿乃詩書中人，何粗率如此？王答道：財是人胆，衣是人毛，小婿家貧落薄，居住不過茅屋，陡見貴府，心不敢安，故耳。田夫人亦不怪之，另行安歇。奈王倍淫心妄動，私窺阿姣臥室，潛入於內，及阿姣睡熟，悞被王倍污辱。阿姣見此苟合無禮，不敢對母言明，只得含羞帶愧。次日伊母賜銀八十餘兩，金銀首飾珠寶等約值百兩，叫他速回行聘，蓋以為真婿也。王倍回家見猷，只說會友而歸，又固留一日，乃將衣服借之。沈猷收拾向岳丈家而行，及至，遣人入報。田氏驚怪出而見之，故云：你是吾婿，可將你家事說與我聽。猷一一道來，皆有根據，且言詞文雅，氣象從容，真是大家風範。田夫人心知此是真婿，入對女說合出，見之阿姣不肯，只得在珠簾內哭泣而道曰：宣見相公不由奴珠淚滾滾，聽為妻把寔情細說。根深奴的父做的事，心腸太狠，全不記當年間指腹為昏，前三日修書，簡不來做境，今來遲我夫妻離了前因，你早來，奴還有金銀相贈。今來遲奴的命，寔難苟存。小姐你縱不贈金銀，也是小事，說甚麼命難苟存，願相公苦讀書，早早立品，自然有賢德女另配你身。小姐說出此話，莫非也要想退昏麼？縱有口說不出，冤枉隱恨，奴只得贈相公首飾金銀。小姐你嫌我貧窮，將金銀首飾當作退昏禮物，我不寫休書，諒你也不敢再嫁。送釵鈿表心念，聊以為敬，夫妻情從此斷，再結來生。小姐你何說出斷頭話來了？到明日漫漫的，終有音信。那時節，方知道奴的堅貞。這一陣，哭得奴咽喉耿耿，勸相公快歸家，切勿因循。講趙小姐訴畢，轉入房中，沈猷不知其情，猶然端坐，頃刻報到。小姐縊死，猷還不信，進內室見之，將繩解下，其氣已絕。田夫人抱住痛哭一場，猷亦淚如雨下。田夫人促猷速歸，猷乃先回姑母家，交還衣服，告其故。王母曉得是兒子脫銀宿奸，心甚驚惶，不數日而意

死倍妻游氏亦名門女也，頗知婦道。經過王門一月，見夫幹出此事，說道：「既得其銀，不當玷其節。你這樣人，天豈能容？我豈願爲你婦？母又被你惡死，罪不容逃。王倍道：『只要我有金銀，何愁一房妻室？』即寫休書，離之。游氏心想：『女子從一而終，我夫做出無廉無恥之事，且要休我，我豈肯偷生於世？竟自投河以全節操。』且說趙士俊自南莊回過渡時，見水上浮來一人，命人救起，無恙，問其來由，知爲蓋節投水。士俊憐之，收爲義女，載之歸家。不表。再說田夫人對士俊道：『女兒素來姣養，日前沈猷來家，見其衣衫襤褸，爲不体面，遂自縊死，亦是一時執迷，與女婿無干。士俊道：『我常欲退此親，吾女執拘不肯，今來逼女致死，反說他無干，我定要他償命。』即寫呈狀，帶家人往府赴告。士俊財勢嚇人，買賄官府，上下打點，葉府尊拘集審問。一任原告偏詞，干証妄訴，將沈猷擬成死罪。至劉大老爺上任，趙士俊寫書通知，囑將猷處決，勿留致累。田夫人知之，密遣人往訴府中，囑勿便殺。」

劉大老爺心疑，道：『均是婿也，夫囑殺妻，囑勿殺中必有故。』乃單提沈猷詳問。沈猷跪在法堂，一一訴曰：『宣大老爺，听犯生從頭細講。你快快從直說來。』趙年伯曾與父同侍朝堂，他與你父俱是翰林，我到曉得但昏姻一事，不知論昏姻在京地，指腹爲昏，還鄉後生也曾，幸列膠庠。既有此事，你身又入贅門，如今爲何又未成昏呢？父母亡，遭水淹，家財浪蕩，趙年伯起下了，退婚心腸，到底這親退也未退呢？蒙岳母私寫信，迎親莊上，燕衣服，經去會王家姑娘，哦岳母修書叫你親迎你，無衣服去向姑母求借，到底借也未曾？有表兄叫王倍，雷住不放，要兩日纔借我幾件衣裳。那王倍留你可曾在家陪你未曾？王表兄他出門去把親望，第二日回家來，纔借衣裳。你過趙府時，是箇甚麼情景？趙夫人稱贊我，大家氣象，又像喜，又像怒，又像惶，可曾與阿姣相見否？趙小姐在簾內，哭得不像，他說我來遲了，不是鴛鴦，他還說些甚麼呢？賜釵鈿，叫我回早，立志向，頃刻間，報小姐命入。」

黃梁 听你說來這是个節烈女子其中定受不白之冤自縊而死自有本  
府判明 這情景真果是絲毫不爽望府尊解此冤沒世不忘 講 劉大老爺  
心下明白退堂後裝作一布客命衙中火夫挑起布担徑向王倍家賣布  
適倍正欲買布交易時將一切布疋翻來翻去若無一中意者客曰能買  
幾何如此搬盤倍曰將錢不買虛你是賣的我是買的看看也是該當客  
曰似此舉動諒非大大買主倍曰主雖不大似此一擔布疋想也不值幾  
許客曰價誠不多總計約值二百兩你若買完情願減五十兩休欺我客  
小王倍道我買你許多何用客曰料你窮骨頭買不起王倍憤然作色曰  
莫講銀錢卽我家婦女首飾易汝一担布疋尙恐銀多貨少客曰何出大  
言恐行不掩諒汝小小窮簷那有許多首飾汝若按檢得三五十兩首飾  
出來此担布疋全全听罰倍曰你勿悔心客曰悔心者乃小人非丈夫也  
倍趁入室將阿妓所贈首飾盡行捧出客笑曰真乃言不虛傳倍曰有悔  
心乎客曰不敢但祈念我止此一担費本今既听罰求以首飾相贈另作  
生理倍許之兩手現交而去府大老爺既獲此贓乃召趙學士來認大略  
認得幾件說道釵鈿乃是我家故物因何在此府尹卽拘王倍到案問道  
你脫趙小姐金銀等件當日還有存否王倍見府尹卽前日布客真情已  
露自知難逃遂一一招認府尹將王倍重責四十比時收監急將沈猷提  
出獎譽道爾遭此案不是本府冤莫能釋各自歸家發憤攻書以圖上進  
又囑趙學士既已女壻窮困正好培植他的功名然何有嫌貧之心致使  
女兒屈死生此一片風波乎归家後務將女壻另眼相待總是士俊回家  
乃將案情細對田夫人說明只見游氏雙膝跪在士俊面前泣道女兒自  
到玉門未上一月因夫脫貴府金銀女兒惡其不義好言相勸反將我逐  
出只得投水而死蒙父親救命之恩幸獲再生之德望父親垂憐士俊嘆  
息道此女不染污財不居惡門知禮知義名門女子不過如是乃對田夫

人曰女兒阿姣已死幸收游氏爲義女今游氏無夫沈猷未娶即將此女配之當作親女婿相待如何田夫人道真佳偶也我想極美游氏心中亦喜士俊即日命人請沈猷來家招贅人皆快焉秋後將王倍擬罪處決不數年沈猷亦聯捷異哉王倍利人之財污人之妻孰知已妻反爲人得天眼恢恢疎而不漏不其然乎

### 嫌貧受貧

逢邑河邊場有一楊翁生七子長子早夭次子楊二爲人本樸三歲時母攜歸舅家其母舅見楊聰俊以女妻之楊二長至十二歲時其父楊翁貪沈於賭博楊二屢屢泣諫不听央人勸之亦不听竟將家業傾敗乃死其母淡泊自甘撫孤守節略無異志伊舅父見楊二家貧遂有悔親之意一日備禮物至姊家索庚帖甚急母不欲退逼之再三母乃入室泣訴云宜聽說是要庚帖心中悽慘問夫君在陰靈安不安然在生時總不听妻兒相勸苦苦的要出外去賭銀錢你會賭就該要多把錢賺爲甚麼把家屋冰雪消殘你早死到不受這些磨難可憐我母子們啼飢號寒有穿吃無穿吃都也還淡他母舅嫌家貧就把心偏他逼我把庚帖當面退轉眼睛睜婆媳們不得團圓他的女就該選才郎陪伴難道說我的兒該受孤單恨舅父做的事實在短見誰教你一匹馬要配雙鞍嫌貧窮愛富豪蒼天有眼未必你一輩子發富齊天既許親又悔親古今稀罕把丈夫苦埋怨也自枉然到不如我自己拏出主見要退庚除非是命喪九泉講其母正在涕泣恰值楊二自外歸家聞母哭聲甚哀驚問其故母以實告楊二說人各有偶舅家富非吾偶也母親何不將庚帖退還其母執意不允楊二跪地泣諫曰宜老娘何必若是憂兒想此事沒來由自古人生各有偶不是姻緣莫強求強逼姻親成仇搆夫妻反目是對頭况且如今兒年幼何必把他苦勾留東家不就西家就幾個嫌貧得下樓只要母親開個口退

還庚帖免心憂講母被楊二一番苦勸，回頭一想，嫌貧愛富之人，必無一個好下場的。遂將庚帖尋出，交他母舅去了。楊二自退親後，立定志向，要掙一分家囊，遂幫蓬萊朱姓家傭工，愈加勤苦。年至三十歲時，頗有餘貲。娶妻王氏，勤儉孝養，克盡婦道。及母死後，兄弟和好如初。朱姓見楊二克敦孝弟，忠實不欺，又多出本貲，與楊二弟兄夥同買一柴山，辦棺木發賣。此道光三十年事也。一日，楊二自柴山歸途間，見一丐婦蓬頭而來，攔路跪定，對楊二泣訴道：宣請表兄在路旁權且立站，聽表妹把苦情細對你言。楊二驚問：你是何人？奴與兄曾結下百年姻緣。是姻緣怎麼未接過門呢？奴的父他不該把兄嫌賤，你父敢莫就是我舅父麼？他為何要想還退呢？他見得表兄弟家業消散，想把奴又嫁個豪家富男。你父退親，你曾知否？是為妹那！一時錯了主見，悔當初不將話把父阻攔。既嫁豪門，怎麼落在乞討中來了？嫁一夫，只說是情長義遠，誰知他把家業幾年蕩完，我只

有福氣，受不倒，實在沒緣。我舅父近年何如？奴的父悔親後，喪德不淺，家屋事不順遂，業產凋殘，死在那石橋下，無有遮板，望表兄施惻隱，周濟貧難，看為妹這情形，離土不遠，到來生為表兄，結草啣環。講楊二聞之，不覺淒然淚下。又想到娘親有舅，理應周急，因問舅父屍骨所在，仍回柴山，命人送棺木一副，將屍骨埋葬。其表妹仍丐食於外，不知所終。女子不敬丈夫罪也。至於嫌貧愛富，則又不敬之甚者也。其父死於橋下，其女不知所終，豈偶然哉！世之嫌貧愛富者，其以此為戒可也。

神譴自回

遂邑北路離城六十里，文生漆導之，其弟號玉山，敦行宣講，四方勸化，略無怠心。家畜耕牛二隻，以待售。道光二十年，邑中乾旱，水草俱缺。六月二十七日，將小牛一頭，變賣與牛販子蕭姓者，議價二十七千文，買去。當交

錢七千文將牛轉賣與崇報寺唐光全家畜養耕種路隔導之家二十里  
且有大河阻隔蕭姓得錢躲不見面導之無處找尋至九月十五夜牛復  
自回夜半時其僱工在山上看守紅茹忽聞牛蹄聲并聞人語云溜溜溜  
工疑是賊不敢近視晨方啟戶牛即自外入仍歸欄中導之見是原牛且  
未得錢仍收留畜養越二日光全聞知使人探問果然光全遂親至其家  
索牛導之乃將賣牛始末對光全敘云宣說起這賣牛事令人惡氣莫見  
笑我和你都是親戚遭乾旱缺水草纏打主意這牛價議定了二十零七  
當交我七千文將牛牽去可恨這牛販子躲無踪跡他既然將此牛變賣  
於你這牛價我還該收錢二十萬不想十五夜自回家裡看將來財神爺  
把我扶持光全說這牛是我去錢買的錢已交足了去了錢只當是你的  
晦氣难道說我還來替他憐恤這樣說我那錢豈不是白白舍了嗎將賣  
士找攏來把牛退你若不然這條牛我未賣的你是我親戚莫講生疎了

請駕上街德人公廟可乎講禮信也不過備張帖子那一箇不知我牛錢  
未齊你們宣講的人都說起橫話來了嗎講書人說的是天理道理蒙菩

薩保佑我怕你怎的講光全聽說菩薩保佑四字想道此牛將走之時曾  
在灶房門首望了三次怎奈門窄難入是以去而復來久之而復去或者  
竈君遣之使歸亦未可知因謂導之曰你家作何善事敬神如何敬法菩  
薩便這般扶助於你願聞其詳導之說我別無他事惟舍弟在外宣講

聖諭

家中恭敬竈君每日打掃廚房與中堂一樣潔淨嚴禁污穢而已光全聞  
之恍然悟曰宣聽此說這件事實是稀罕真令人不解那靈爽機關十五  
夜是我家在開大奠眾親友放花炮祭奠堂前這畜生在圈中把索扯斷  
走之在廚房門兩次三番對着我灶府君將頭幾點脫轡頭跑之在槽門  
外前忙吩咐雇工們把他追趕他便往別處跑不肯回還趕過來趕過去  
影兒不見黑夜裏又不辨西北東南只說是隔大河去也不遠那知他尋

舊主自歸牛欄看將來講

**聖諭**不遭駝騙灶府君默默中與你周旋看起來竈房中都要檢點切不可由婦女污穢灶前男六戒女六戒都不可犯守戒規灶府君心也喜歡從今後宜講事不可看淡講

**聖諭**總能夠感格神天既然是灶府君有靈有驗我和你是親戚有何語言將原牛退還你心甘情願你也曾說前日收錢七千將此錢附與我少失一點你得牛我得錢大家方圓講導之見光全能依道理且信

**聖諭**又欲回家恭敬灶君兩家俱極歡喜將錢七千退出交與光全領回彼此皆無異言有訓云虛空神明默默護佑十分靈驗此是實話其理信然

血書見志

簡州有一貧民楊某父亡母孀居此人素性誠樸克盡孝道佃田十餘畝耕種暇則帶幫零工其妻亦賢淑且嘗讀過孝經烈女傳諸書頗知文墨生一子二女俱幼道光三十年五月內其母忽染病而終衣衾棺槨未曾預辦兼之家無餘囊親鄰又無借貸爾時計無所出遂將田中青苗盡行出售給錢十四千以爲母葬費將錢攜回家內是夜被賊竊去分文未贖次早乃知不覺昏倒在地半時方醒遂守着母靈哭訴一番宜跪靈前不由兒珠淚滾滾提起了這件事實在傷情皆因是母子們家屋貧困個人田十餘畝難以營生不幸得我的母一朝廢命兒此時辦不起棺槨衣衾無奈何將田中青苗賣盡剛剛的賣得錢十四千文兒只想買棺木把母安葬那賊人陡起了狗胆狼心將此錢盡偷去一文不贖好叫兒今日裡哭地無門講正哭啼間其妻乃上前曰妻聞人死以歸土爲安今婆婆亡故已有三日虽昨夜被盜將賣青苗錢偷去這是我夫妻未及防閑無可如何之事還須別生一策將婆婆殯殮纔是哭泣一陣何益其夫拭淚起身沈思半晌曰我並想不出箇主意如何是好其妻含淚云妻到有一策

未知是否。夫曰：賢妻有何良策，急忙說出來。妻答曰：妾聞董永當日也曾賣身葬父，夫君何不將妻出嫁，取得幾串聘賞，也好安葬母親。伊夫駭然大驚，問道：賢妻今日說出此言，莫非嫌我家貧，意欲另抱琵琶？是也不是。妻曰：非也。婆婆在日，未嘗有嫌夫貧窮之心，豈婆婆今日死了，遂更易初心，不願與夫偕老耶？我夫妻恩愛，雖然不忍割捨，然婆婆養育鞠勞，原為今日計，今日死無衣棺，難道忍心害理，將婆婆光埋不成？其夫知他賣身行孝，意念真切，乃曰：賢妻有此孝心，不愧女中君子。但賢妻今日一別，我出外傭工，兩個兒女，又何所依靠？妻曰：人住在世上，為父母，下為兒女，於父母能盡孝道，兒女自然昌達。於父母不能盡孝道，雖有兒女，亦難保其無恙。其夫從之，乃四處覓尋，訪得有一陝西客人，姓周，中年無偶，正欲娶妻，遂央媒作伐，將妻嫁與他，取聘金十五串。臨嫁時，其妻跪在丈夫面前，云：宣哭一聲，痛心夫，叫一聲，傷心郎。從今後，拆散一對好鴛鴦，說甚麼偕

老百年，說甚麼恩愛久長，臨行灑盡淚幾行，非是你妻心腸歹，忍把夫君忘。這都是那天殺的賊盜心，太狼。夜半三更偷盡錢糧，害得我夫妻起手無措，難以葬母娘。妾只想刀自割，頭懸梁，無奈婆婆靈在堂。此時節用盡了巧計，設盡了良方，不得已方將妻身別嫁郎。傷心哉，痛心哉，難捨我膝下兒一箇，難捨我膝下女一雙。思想這情況，實慘傷夫君。若有事，又託何人來承當？夫君若有話，又向何人來商量？好悲切，好淒涼，心中猶如剛劍札，兩眼血淚溼衣裳。哭一聲，痛心夫，叫一聲，傷心郎。今日後，你當要善保身體，你當要克全天良，莫把為妻聖心旁。到後來有餘囊，何妨央媒作伐，另自娶一房，離別轉盼間，囑咐你莫忘。好叫妻哭斷腸，好叫妻哭斷腸。講哭畢，含悲帶淚而別。其夫將聘賞領回，安葬母親，不提。且說此婦自嫁去後，日夜悲啼，不與周某同宿。周某問其故，婦答曰：妾有熱眼在身，若要同宿，候七七滿方可。周某知此婦能盡孝道，不敢強逼。迨後七七將滿，伊自



躊躇一會，想道：我若不尋自盡，定然有玷名節。若無爲而死，又恐娘家不知，弄是生非，累及無辜。此越更不美，不如寫血書一封，置之懷內，死後可以表我生前節操，兼之可以平娘家人爭訟。主意已定，時逢周某出外，遂索紙筆，咬破手指，淚滴滴將血書寫成。其書云：宣寫血書好教我如刀割，胆止不住，兩眼兒珠淚漣漣，非是我今日裡自尋短見，又道是好馬兒不配雙鞍。想當日婆婆死，實係傷慘，奴的夫跪靈前，眼淚哭乾，無衣衾，無棺槨，難以殯殮。兩三日將婆婆停在堂前，左一計，右一較，心腸想爛，不得已將青苗去賣銀錢，憑中証合價賞一十四串。夫當日拏回來，放在床邊，那一夜夫妻們中堂祭奠，又不幸被賊盜盡行偷完。天明時進房去，銀錢不見，可憐的奴的夫氣死幾番，無奈了，奴上前立下心願，到不如將你妻另嫁兒男。夫聞言不覺得怒形滿面，反說我嫌賤他家屋貧寒，奴說道：人當報鞠勞恩，典這都是勢相迫，千難萬難，夫方知奴嫁身曲全孝念，方許我抱琵琶去上別船。自嫁後，奴只得朝夕嗟嘆，並未曾與二夫共枕同眠。曾說道：身有服，實在不便，要候我七七滿，方可團圓。到如今這日期，看看不遠，不由我早夜裏愁悶，心間倘若圖生活，名節有玷不如此，也免得遺臭萬年。寫到此，好教奴咽喉哭斷，寫到此，好教奴心如劍穿，拈不得我的。女六歲方滿，捨不得我的兒，奉過童關，多拜上楊門夫，好自勤儉苦傭工，苦做活，掙些銀錢，我的兒我的女，好生顧看，早晚間教訓他，總要耐煩，又拜上周恩人，莫把奴怨，奴雖是女流輩，名節當全，今一死，愧未嘗把君陪伴，君不妨釋淑女，另自續弦。這封書寫的是衷腸一段，鐵石人他聞知其心也酸。講此婦將書置之懷內，自縊而死。周某歸，見房門緊閉，打開一看，不禁膽落魂飛，遂與娘家兄弟通信，及娘家人至，怒髮沖冠，意欲報知縣主勘驗。時前夫楊某亦至，急起衣闔之，恐有傷痕，方脫去面衣，乃得一書，遂將此書念了一遍，聞者無不泣下。爾時娘家人等方知此婦乃是全節。

而亡不敢經官遂命周某備辦衣衾棺槨於宅右安葬不一時倏然風雨大作一聲雷響竟將前日偷錢二賊提坟側打死復一雷又將坟劈開掘出棺木此婦忽甦縣主聞其事見此婦節孝兩全仍命他歸本夫楊某賜銀三百安家由此案觀之所謂一孝格天者信不誣也世人亦何憚而不盡孝哉

### 積米奉親

西漢四川德陽縣進士姜文進妻陳氏夫婦中年無子文進廣行善事不數年陳氏忽生一子取名姜詩娶妻龐三春係城都龐三府之女過門年餘生一子乳名安安姜進士歿後龐三府任滿回京姜詩家業漸漸凋零雖入黌門未能上進但夫婦克盡孝道母親陳氏性情偏僻素不溫柔一日忽染疾病醫藥罔效奉親艱難三春遂到後花園禱告神靈祈保婆婆病愈時姜詩有箇姑娘叫邱姑自幼嫁與姓夫死欲另改嫁姜進士留住奉養進士歿姜詩攢持不來奉養稍缺邱姑遂不耐煩懷恨在心一日見三春禱告遂向陳氏搬弄是非說三春私造飲食不與婆婆吃私製衣服不與婆婆穿焚香咒罵婆婆望其早死陳氏信以為真遂命姜詩將三春休了三春投告無門誓不改嫁竟往河下跳水幸遇白雲庵尼僧搭救勸其帶髮修行安安讀書回家不見母親哭昏幾陣陳氏又叫姜詩拏棍子押住不許他哭娘安安當面雖不敢哭背地即哀痛不止過九日訪知他母親在白雲庵中安身又恐沒得吃的哭得黃皮飢瘦婆婆罵也不該望欠娘他便假說吃飯耽擱了書讀書作難故爾瘦了望婆婆每天拏米三合與先生搭鍋好讀書婆婆應允以後安安每天藏米一合積兩月餘湊米三升與師母借一條口袋裝起攜至白雲庵看母母子相會悲哀難捨三春又怕婆婆在家耽心要安安急忙回去安安總要他母親一路同回三春無奈假意拏棍子趕他安安見母不肯回去便跪倒母親面前大

哭云宣小安安跪娘前，淚流滿面，尊一吉。我的母，請聽兒言。兒呀，有甚麼話，你就說母親呀。

想我母生孩兒，七歲未滿，早夜裏并未離我娘身邊。兒呀，娘又未必捨得下你嗎？不幸得公公死，家業傾散，我的母與我父衣食

艱難。兒呀，這是你父母命薄，一家人受貧窮，都還得淡。我的婆身染病時，

刻不安。娘也曾禱告神明，願替婆婆怎奈天神不佑，娘也是沒奈何了。我

的母這般樣，盡其孝念為甚麼我婆婆反把母嫌。兒呀，休怪你祖母這還

是娘未盡孝。我的婆算害病，無有主見我父親，怎把母趕出家門。休得錯

怪你父親，你父親要順婆婆之意，他也是出於不得已。父與婆雖錯了兒

不敢怨，可憐我母子們不得團圓。也是我母子命該如此，如今在行些莫

慧，婆婆息氣。自那日我母子兩下分散，兒回家不見娘，氣死幾番。你這樣傷

心，豈不把婆婆激倒了嗎？我婆婆見兒哭，怒氣滿面，把孩兒拏棍打不許

望牽。兒呀，叫你莫掛欠你，就要听說些嗎？兒當面強答應，不把娘欠背地

裏暗悲傷，眼淚不乾。兒呀，你怎麼這樣悲傷呢？兒哭娘受冤屈，出了宅院

吉與凶，生和死，不知的端。娘還好好的，你怎麼就怕娘死了？兒怕娘憂不

過一時短見，想激了尋自盡，誤喪黃泉。不瞞兒說，不是老師傅相救，娘早

淹死了。多感得老師傅把娘救轉，又不知到何處去把身安。兒不要耽心

娘已在白雲庵中出家了。兒訪得我的娘帶髮修煉，又怕娘沒飯吃，沒得

衣穿。娘績麻紡花穿吃儘有，兒到莫要望欠。拏起盃兒，欠娘吃不下飯，在

書房兒欠娘懶把書翻，到晚來睡牙床，何曾閉眼，清早起傷心淚，溼透枕

邊。你這樣欠，豈不欠瘦了？兒欠娘不覺得黃皮瘦臉，我婆婆又罵我把

娘望牽。兒又怎麼答應？兒說是學堂遠，往來不便，耽擱書背不得，實在作

難。望我婆，每天拏米一盃，與先生搭鍋煮，勤讀書篇。兒呀，你怎麼要這

們做呢？每一頓兒將米藏出點點，共湊得三升米，送與娘餐。娘有飯吃下

次，不要拏來快些回去。兒與娘自那日，兩下分散，到今朝兩月多，如有幾

年終相會又要兒獨自回轉，忍得心丟孩兒孤孤單單，你捨不得娘為娘，又怎麼捨得你嗎？母子們既然是情難割斷，望我娘同孩兒一路回還。娘是你父休了的，叫為娘如何回去得呢？娘不回打死兒，兒也甘願要生離兒情願死在娘前，你這樣不聽說，未必要把娘活活的逼死，哎呀母親呀，非是兒敢這樣忤逆大胆，娘叫兒回家去，有誰哀憐，乖乖兒回去，婆婆自然要心疼你的。我婆婆好似那閻王坐殿，不是打就是罵，實在難堪，兒呀，父親總要心疼你的，我爹爹雖沒有把兒作賤，怎比得娘待兒痛如心肝，你只有這種命嗎？兒命薄受孤苦，到也還淡，只怕娘在一邊，身體不安，娘的好兒不要就憂，自古道人原有暫時禍患，倘有箇不測處，兒心怎安，娘還年輕，素來無病兒只管放心些，雖說是賢孝人，皇天默念母子情，叫孩兒怎樣棄捐，這也是無法呢。說到此，不由人心內傷慘，說到此，不由兒淚如湧泉，兒呀不用哭了，哭一聲兒的娘，如刀割膽兒心中，好一似劍插油

煎霎時間，心血湧頭，暈目眩，娘不回兒也怕不得生還。安安哭到此時，方曉得他父親把他母親休了，不許他母回家，不覺仰面一交，便氣死在地。三春連呼幾聲，不見甦醒，遂抱在懷中，不禁放聲大哭云：宣嬌兒死不由娘，肝腸裂斷，抱懷中，我只得叫地喊天，小安安的兒，快些醒轉，娘有句傷心話要對兒言，非是娘狠得心，全不痛念，怕的是你婆婆識透機關，不念兒來看娘，說兒躲懶，便罵娘刁唆兒，常到尼庵，眼淚水落肚中，兒怎得見痛在心，咬在牙口，出惡言，只說兒見為娘，沒得情面，免得兒回家去，常來庵前催兒回，豈是娘心甘意願怕的，是你婆婆把兒賤嫌，兒不解其中意，就把氣斷斷絕了。姜家的後代香煙，三輩人靠着，你一根苗線，兒一死，看為娘慘不慘，然沒奈何，用開水來把兒灌，口兒裏不住的喊叫安安，痛心兒快醒來，休把娘怨，娘情願送我兒一路回還。白安安氣死在地，約有半箇時辰，如夢初醒一般，睜眼一看，卻在他母親懷中抱定，安安此時

不覺又痛哭云宣時纔間我走到陰陽界限兒可曾見過甚麼見一位官

長爺把我阻攔可曾說些甚麼他說道姜安安陽壽未滿命二位青衣人

送我回還安安兒不要亂說為娘在此耳邊裡是何人把我叫喊哎呀母

親呀為甚麼把孩兒抱在懷間或是陰或是陽昏迷莫辨兒一時氣死幸

喜活轉來了兒得生望我娘也把心寬為娘想得寬的兒也莫用哭了要

孩兒不悲啼依兒一件兒呀說出來為娘的依你就是望我娘與孩兒一

路回還講安安醒來哭哭啼啼總要母親一路回去三春無可奈何乃假

意送他回家行至深林借言小解而去安安無處可尋只得涕泣而歸三

春回到庵中製得衣服即托鄰姑寄與婆婆後見漁人打一對新鮮鯉魚

又將線子賣了買回養着方欲托鄰姑與婆婆寄去不意於林中檢柴適

遇姜詩下第經過三春聞知婆婆病尚未好潸然淚下乃將鯉魚交與丈

夫帶回奉母因此孝心感動天地陳氏吃了魚其病即安迨後安安年方

十三歲入學隨登鄉試次年聯科狀元回家祭祖問及母親被逐之事陳

氏方說誤聽邱姑讒言姜詩囚述三春寄魚之故陳氏愧悔即命姜詩與

安安親往白雲庵中迎接三春回家安安祭祖畢即接婆婆與父母同往

京城天子大喜封安安為都察院封姜詩為大郡國封三春為節孝一

品夫人即敕德陽縣知縣建立節孝牌坊其有陳氏輕信讒言誥封不及

至於邱姑忘恩負義刁唆是非離間骨肉大傷風化敕知縣照律絞死以

為刁唆是非者戒

小樓逢子

湖北鄖陽府鄖陽縣永康村一人姓尹名善字小樓由貿易起家積銀十

餘萬生平好善樂施夫妻同心年已四十始生一子愛若珍寶忽於七歲

上在門前頑耍被拐子引去了小樓四下尋無踪影夫妻哭得死去活來

宣我夫妻生得來這樣苦命到中年即絕了香烟後根想生平做好事錢

財不吝，方生下一箇兒，稍慰我心。到如今，撫養子，六七歲整，忽然裏不見了，怎不傷情。縱然是生得，此事未定，倘若是斷絕了，怎對先人空積些銀和錢，無人承任。到百年，總是個無主孤魂。夫妻們哭，奴兒幾次昏暈，就是那鐵石人，聞也淚淋。講從此以後，小樓悶悶不樂。又過幾載，他妻已滿四十九了，一日忽謂其妻曰：「我和你年過半百，想已無生育了。古人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欲過繼一人爲嗣，奈此處又無親族，鄰友雖多，終是外人。如今想出一方，我且帶二百銀子，在遠方去尋訪。若遇賢孝兒，卽抱來爲子，方免憂心。賢妻以爲何如？」王氏道：「此計甚妙，就如此行罷了。」小樓遂別妻而行，到了河南鄭州尋客店住下，心想舉目無親，如何尋訪？於是心生一計，頭上插一紙標，上寫賣身作父，貨真價實，八箇字，身穿舊衣，在街上徐徐而行，見者無不笑，目爲瘋子。一日忽然遇着一人，此人姓姚名繼，世以賣布爲業，父姚光新沒，又寓居客店，銀錢進出，若無人照應，欲覓

僱工，又慮拐騙，正在焦灼。那日忽見尹小樓，這般賣身，卻也好笑。心中忽然想起一事，遂邀至茶社，問其賣身之由。小樓因言孤貧無依，計方出此。姚繼遂將他認爲義父，畱在店中照應。小樓故意食要美食，衣要鮮衣，姚繼都委曲順從，略無難色。小樓心中大喜，到一年外，忽一夜飲酒，閒說出真情，叫我兒，且停杯，父有話談，細聽我，把真情，慢對你言。我家住鄖陽府鄖陽小縣，永康村落了，業數十餘年。尹小樓大字號，誰不稱羨，賺了錢，收生意，樂享田園，論家財，些微有一二十萬。你怕我，果然是將身賣錢，皆因是我的兒，七歲不見，想過繼他人子，恐不能賢，因此上，我不辭，山遙路遠，學一個西伯侯，渭水訪賢，真果是，人心誠，天有感，應方遇着，我的兒。這般孝賢，到如今，一年多，孝心不變。今夜晚，方與兒說出實言，你明日把貨物一齊檢點，同爲父，由水道，轉回家門。講話說那姚繼聞言，滿心歡喜，將貨物收拾齊備，父子雇舟，逆流而上。小樓一日忽問之曰：「觀汝年近二十，

尚未娶妻，姚繼答曰：兒已有妻，因前三載同先父買布漢口，有陳布客欲將伊女許字與兒，先父不允，曾見此女美麗，暗囑媒勿拒，將所弄玩之玉尺，留爲記驗。歸未久，父遂死，因不得聞，故遲到。今小樓喜曰：此去恰似順路，我今付銀一百，與汝爲接親之費。我先回去，恐汝母在家懸望，汝隨後接起妻子來可也。於是到了漢鎮，分手而去。姚繼來至陳舍，寂然無人，驚問鄰人，答曰：前五日山賊劫庄，陳布客被賊殺死，又將他女兒搶去了。姚聞之，不禁嚎啕大哭。忽一過路人言道：今日山賊在要路上寫一招帖，言有婦女被搶去者，准以四十兩銀贖一人。姚聞言，轉悲爲喜，急尋客店，安放行李，次早帶銀欣然前往。賊放入比過銀兩，引伊進一處，見眾婦女，盡以麻布口袋連頭裝定，立在牆邊，要那一個隨命。二人抬送，不准開看。姚欲啟認，賊拔刀怒喝，速去。姚嚇忙無奈，只得亂指一人抬去。及到店開視，乃是一白髮老婦，急得暴跳，想道：這將來如何處置？轉思且接回去，與父

親做箇老妾，遂認爲母，沽酒相待。老婦感激，乃問道：兒要尋箇甚麼人？姚備言其故。老婦沈思良久，道有了，其中果有一美貌女子，自云姓陳，他有一玉尺，緊藏於袖中，云賊若逼污，他定與此物同碎。孩兒明日又帶四十兩銀去，手探玉尺，定然獲得。姚聞言大喜，次早復去，照老婦言而行，果然不錯，遂引回店，悲喜交集，遂收拾起程。不數日到家，那尹小樓接出來，一見老婦，卽抱頭大哭，姚甚疑之，俟哭畢，問之，方知就是小樓之妻，亦被山賊搶出。於是大家歡喜，齊稱姚之仁孝。小樓遂爲姚擇吉完姻，指左手一小樓曰：當初一星士云，建此樓而居之，可以延嗣，果然次年生一子，今汝夫婦可居此樓，使吾早有弄孫之樂。遂引姚上去觀視。姚上樓四下一望，謂小樓道：好奇怪，見幼小時，好像在這樓上要過，小樓大驚道：未必你就是前所失落之子不成嗎？遂呼安人上樓，言其故。安人曰：有可驗處，我兒左足後跟，有一大紅痣，汝脫去鞮子看看。姚依言脫鞮，一驗果然不謬。

於是三人扯住大哭起來，宣見嬌兒不由父肝腸裂碎，兒呀見兒面惹得  
 娘珠淚雙垂，兒呀只說是父子們不能相會，父親呀只說是娘兒們長久  
 分離，母親呀父為兒好幾日寢食俱廢，兒呀娘為兒想起病幾次垂危，兒  
呀為兒身累雙親長長焦慮，父親呀為兒身使爹媽白日傷悲，母親呀想  
 當初撫姣兒真如寶貝，兒呀日夜裏何曾的一刻相離，兒呀撫養兒把兒  
 父精神耗費，父親呀撫養兒把兒母費盡筋力，母親呀詎料得兒剛剛纔  
 滿七歲，兒呀豈知道就別離好不慘悽，兒呀恨奸人他把兒拐了前去，父  
親呀害得我父和母日夜悲啼，母親呀你的母為想兒流乾眼淚，兒呀你  
 的父為哭兒茶飯不思，兒呀悔當初兒不該門前遊戲，父親呀帶累着二  
 雙親十年悲泣，母親呀今幸蒙天保佑兒得相會，兒呀這都是我的兒一  
 番牽思，兒呀惟願得神天爺暗中護庇，父親呀眷佑我二雙親壽享期頤，  
 白話說他三人悲喜交集十分歡暢，眾鄰友齊來叩賀連日宴會直至新  
 昏後方止及後子孫科甲連綿不絕人皆以為好善之報行孝之報焉

刻薄受報

川北有一富人陳大才幼年喪父所畱田地祇有百餘畝這陳大才刻薄  
 貪婪積成大富如要買人田地中証來說彼卻當面推諉我欲不買背地  
 又說要買賣主復央中証來說彼卻又說我實不能買欲得人減價賤賣  
 及承買交價時候或以賤穀充筭或以低銀抵償如有人與他借錢請吃  
 茶酒彼時應允我有臨期又託故推辭人知他要重利也不得不在於  
 他將字據一立捱至三五場然後給錢與他及到完錢時候過期一二日  
 他便不收至於收租無論年歲豐歉仍隨他意稍有升合未清書正簿帳  
 迨退佃時候將押租錢折筭扣除不顧佃戶合家生死只要他筭得到手  
 每年送子弟讀書以及買賣貨物無不損人利己其時他有一箇好友姓  
 黃名有德每將格言果報勸他說道為人不必苦貪財貪得財來天降災



與其有錢人不在，不如人在。少貪財，但古人說得好：家富提攜親戚，凶賑濟鄰朋。如今家中富足，不如周濟窮人，做些功果，就是己身也得受用。子孫也得長久，為甚麼還做些刻薄之事？陳大才說道：你說教我莫貪分外之財，我就不貪。若是我分內之財，你都教我莫要，除非為人在世，不穿衣吃飯，方可就好了。黃有德見他說這一篇言語，必心中還未省悟，又說道：既要貪財，我又有幾句格言，請聽。宣衣食不足，安分求，既已足了，莫貪謀。隨緣方便，儘力做，免與兒孫結冤仇。縱然積財千萬兩，死後何曾為我收生，不帶來死丟去，因財造孽，墮馬牛。講為人在世，修來世因果，累功積德，大小佈施些方便，還不得把人身失脫，欲想為人衣食豐足，就要培補德行，修些陰騭，來生也好受用。陳大才說道：你說這一切話，我又未欺人，未害人，又未謀人財產，唆人爭訟，你說貪財的人，不行方便，不修陰騭，就要變牛馬，我也不信。若論做方便的事，現有兩個兒子，各與他買一二百

石租，我子子孫孫永遠不受窮，這豈不是大方便嗎？黃有德說道：做方便事，原為世人救難濟急，恤孤憐貧，以培己身長久之福壽。又為子孫積承遠之德澤，豈是多買田地，把與子孫嗎？須知為子孫計，要在積德，不在積財。若是積財與子孫，未知子孫能受麼？若是積德與子孫，子孫自然得長久。古語云：積財不如積德。我有幾句格言，請聽。宣兒孫貧富總由天，遺囑何須在積錢，命好無錢終須有，命薄枉置萬畝田。講你說積些金銀，積些田地，與你的兒孫，就長久富貴，日後就不窮了麼？不是的呢？我還有幾句格言，你聽。宣積田遺子不能耕，積書遺子名難成，不如積些大陰德，子孫世代享榮華。講陳大才依然不信。黃有德無奈，又引純陽老祖度世詩以勸之。宣嘆世凡夫不悟空，迷花戀酒逞英雄，春霄漏永歡娛促，歲月長時死限逢，弄巧還如猫捕鼠，光陰猶似箭離弓，不知使得精神盡，願把身屍埋土中。講黃有德三反四覆，苦勸陳大才改惡從善，不要貪謀銀錢。大才

總不信他這些言語，黃有德見他這樣不聽勸，只得告辭歸家。陳大才終身不改，及後三子成人，不聽約束，嫖賭浪蕩，不上幾年，家業散敗。陳大才惡氣成病，臨死時昏迷轉來，只是啼哭不已。家人問其緣故，陳大才說道：「快取紙筆來，我寫出與你們看。」家人就取紙筆，大才提筆在手，一字一淚，寫出一篇歌文，勸導世人。宣提起筆，不由我，珠淚汪汪，悔當年做的事，刻薄異常，買田地卡措人情，實難講。任他去告官府，還逞豪強，借錢穀加三四毫，不寬讓，還不起，就折筭田地房廊，送子弟，不言錢，上學觀光，並不識尊師道，教子有方，收租穀，又刻薄，豐歉一樣，好佃客，種我田，總難下場。凡買賣，佔便宜，說有分量，全不做事，任意猖狂，好親戚，有聲名，便通來往，貧親族，到家來，先訴苦，腸見人有急難事，陰倒不講，怕人家來化錢，我想方地方中，大小事，請我不往，怕的是貼茶酒，又貼銀錢，這一切刻薄事，放在心上，恨不得莫吃飯，莫穿衣裳，有朋友黃有德，勸我來講，我那時這皮性，無有主張，不聽他好言勸，由我放蕩，遺下了這起孽子，孫禍殃。老天爺纔遣這耗星下降，使三子好嫖賭，敗盡家囊。時才問到幽冥，受了刑杖，閻君爺他罵我喪盡天良，刻人財，謀人產，罪孽難償，地獄中受罪滿罰，變牛羊死快了，這報應人不知想，總命我還陽世，細說端詳。我當年積錢財，只說長享，誰知道手中積，手中敗，亡勸你們，要爲善，切莫虛誑。陰府地這善惡，甚是昭彰，在陽世多積德，莫學我樣，也免得變畜牲，悔斷肝腸。歌畢，又說道：閻王還要照律定罪，說我在生慳吝，貪婪一錢不施，一文不捨，不修片善，押入大地獄受罪。罪滿之後，罰變牛馬猪羊，不足以償還罪愆，使我三箇兒子將家業敗盡，身爲乞丐，不得團圓，結果命人抄寫勸世，以改其過。如今回想從前，不聽朋友相勸，有此惡報，想到傷心之處，七孔諸閉而亡。彼時他的家業，所留無几，已被他兒子花費，只買得二千文錢的棺木，將他埋下，刻薄之報，落得這樣下場。此話不題，自他死後，三箇兒

子無人約束，未上一年，日食難度，親族鄰朋也不來顧盼，因他父親在日，把親族看不上眼，人人都怨恨他，那個肯來周旋，只落得在外求食，日久死於道路，他母在家，日食無度，只待兩個女兒，在外流娼過活，如此報應，好不傷慘也，這正是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絲毫不爽爾。

### 勸弟淡財

明朝崇正時，武昌府有一善士，姓劉名克謙，弟克寬，克敏，謙好施濟，凡貧而難支者，扶持之，貧而力學者，曲成之，寬敏二人，見兄把銀錢不當數，每要分家，兄阻不住，將家分晰，各立門戶，分後，謙之施濟，仍然如故，一日，弟兄相聚，謙又謂寬敏曰：「賢弟，我家務豪富，也要做些好事，弟曰：「做甚麼好事，弟不能知，謙曰：「扶危濟困，敬老憐貧，矜孤恤寡，時行方便，這就是好事。」寬敏曰：「這箇好事，我們做不起，我們也不是做好事的人。」謙曰：「賢弟，古語有云：天生賢者，原爲愚者計；天生富者，原爲貧者計；你我家中銀錢廣

有，几方團鄰近的貧民，你我或是銀錢米糧，也要周濟他們，纔是你我的道理。」弟曰：「哥哥，你我弟兄家雖豐裕，都是前輩人千辛萬苦披星戴月，纔掙成一箇家業，你我弟兄享現成之福，你把銀錢全不當數，你怎知道這銀子錢從那裏來的？」謙曰：「賢弟，我曉得前代人所成的產業，費了千辛萬苦，如今你我當前代人的子孫，就要做些好事，上培祖宗之德，中贖己身之過，下餘子孫之慶，莫只徒趨積銀錢，肥身利己，全無一點善行。」弟曰：「哥哥，我看如今世上的人，有錢萬里通，若把銀錢不當數，一陣搞完了，就賣祖父的田地，還說培德下地，經喪德，無有銀錢，穿不終身，吃不充口，還說贖過下地，捱飢受餓，只怕不得過子孫出來，田無一坵，地無一塊，銀錢也無一文，還說有餘慶下地，子孫破衣落食，由你搞得箇罄盡，謙曰：「積有千金之德，必有千金之子孫，人生在世，有些陰德，必有孝子賢孫，這箇道理一定有的。」弟曰：「那本書上講得有謙曰：「賢弟，要問那本書上有這呂祖因

果說就講得有你聽宜見孫賢孝爲何因只爲前生周濟人或是憫人遭水火或是憫人陷官刑或是憫人被盜賊或是憫人染疫瘟或是憫人家破債逼或憫人間相鬭爭或恤孤兒無倚靠或恤孀婦守青燈所見患難原不一心常惻隱動哀矜富者出錢來幫助貧者出力解紛紜或是好言來勸釋或是設法濟孤貧或是焚券完骨肉或是仗義保全人他人受了這恩德天賜賢郎來投生也有讀書勤奮志登科出仕顯親名也有耕田勤効力倉箱積久慶豐盈也有經商成大業堆金積玉把家興一堂濟濟無限樂蘭桂騰芳世代榮到得百年辭世後送老歸山拜墳塋前生待得他人好今生做得好兒孫此事分明容易曉何不早早修來因講弟曰我們不修來因不過是後來子孫嫖賭招搖不出好後人你修來因看你後人出來貴爲王侯富齊天我總不信謙曰你不信我還有九句言語二位賢弟請聽宜不作良因與善緣酷貪名利日憂煎豈知治世金銀寶借你閒看數十年講弟曰你說銀錢是虛假的我拏來買些田起些好房屋我也住他一輩子怎麼要送與人謙曰賢弟你想買田地造房屋不肯布施嗎爲兄還有幾句格言請聽宜多置田園廣修宅四鄰買盡還嫌窄雖染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室中客講弟曰我不欺人不害人我不要人家的人家也莫想我的想我周濟是不能的任你會說我是不信的空話不消說各了依各人的寬敏二人各自散去謙見二位兄弟不聽勸嘆息而已無可奈何二人任性所爲不數年克敏二子嫖賭傾家克敏抑鬱而死未幾克寬爲銀錢與人爭鬪誤傷人命田產賣盡發配充軍遂至絕嗣其後劉克謙家倍富豪子孫及第登科鄉鄰觀之遂作一謠歌曰善似青松惡似花青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見青松不見花

孝善逃劫

講到劫難二字人人不信你看金陵三楚地方遭此劫難苦楚不堪我等

享太平之福，能不自思想盡孝道，多行善事，縱遇此境，亦有可免之者。你若不信，從前明末之時，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一人張以偉，娶妻陳氏，父亡，母寡，以偉事母極孝，學習地理，兼知命理，素有仁德。凡算人命，勸人爲善，免災，自知命犯天狗弔客，年四十餘無子，朝夕虔誦武帝覺世經，又印送一千張，後果生一子，取名煥文，後又生一女。以後見覺世經靈驗，聞有覺世經註證，遂倡首募刊印送，以偉地理頗精，峽江縣接去看地，數月未歸。時值賊匪猖獗，已入高安縣境，以偉隔縣不知，陳氏在家，手扶婆婆背負小女逃難。同村有一富翁，姓周，平日片善不作，家中存錢一千餘串。當此亂境，各顧性命，無人幫伊挑錢上寨。周翁說道：若挑錢者，各得其半。斯時張煥文年有一十六歲，心想父未歸家，囊無一文，不如幫挑錢十二串，可得六千文錢。祖母母親亦可度活，遂挑錢十二千，與母約定尖山子寨上，等候以偉之妻陳氏同婆婆上尖山子，等候未見煥文上寨，不知下落。至

天晚，幸得寨下有一監生蕭茂山，生子無乳，上寨見得陳氏懷抱乳子，茂山請陳氏至伊家喂乳。陳氏言道：我有婆婆，無人侍奉。蕭茂山云：我出銀十兩，交與你婆婆，寄託白衣庵中，你在我家喂乳，倘有變患，我自修有寨，亦可避難。陳氏只得依從，不提。且說張煥文與周翁挑錢經過老院寨，亦名狗頭寨，寨上有夥匪賊，賊首名賽霸王，手下賊匪常在寨下，見有過路男女，並銀錢貨物，擄搶上寨。時逢張煥文挑錢路過，搶上寨去。把煥文捆綁，吩咐拏去殺了。煥文稟道：宣大王在上，容我稟細聽小人訴苦情。我父家貧知算命，我名就叫張煥文，上有祖母七旬近，我母陳氏有孝心，母親祖母往前奔，身邊未帶錢一文。同村周翁家富足，請我挑錢許平分。我想父親出遠境，有錢便可奉祖親，誰知大王有號令，捉我上寨，好驚人。我今廢命不打緊，祖母母親命難存，懇祈大王施憫隱，釋放小人轉回程。請賽霸王說：你想回去，萬萬不能，我不殺你，就是萬幸。你若投降於我，與我割

草放馬煮飯挑水可否張煥文一想若不遵命恐怕又要殺我稟曰小人謹遵大王命情願服役無二心講那賽霸王將煥文釋細不題卻說他父張以偉隔縣看地那知家鄉遭變與子被賊圍去的情由一日有人向伊說道張先生你聽見說也未嘗昨日飛報文書說高安縣已被賊匪焚毀以偉听得此言心下着慌急速趕回走至門首幸得房屋保全進屋一看室如懸磬真是賊過如梳兵過如篦土匪一過如剃惟聖帝香案側所刊覺世經註証尙贖十餘兩此書無人識取且不知母親妻子逃於何處存亡莫卜於是將包袱取下把覺世經註証用包袱裹定背起尋母不覓亦走至老院寨下被賊又搶上寨去問及姓名將包袱打開想是衣服終是書函賽霸王目不識丁遂問這甚麼書以偉說是關夫子覺世經註証賽霸王看過戲的聽說關夫子微笑問道莫不是那唱戲的紅臉關爺是不是想他殺法威武兵法武藝諒必盡在書中即命張以偉講來他听以

偉一想賊匪殺人放火的心腸焉肯聽信覺世經中之語急速說道大王這書中並不是兵法是一篇覺世真經我講來怕不合大王的心事我不敢講霸王說不講拿去殺了以偉說大王我情願講只要大王饒恕於我霸王說你若照書講來不但放你下寨我必有重賞以偉一想不講也是一死大膽講看是如何將書函打開於前靈驗記數段請問講不講霸王說也講一二段以偉遂講

浙江王慕五十無子家建一閣繪帝君聖像朝夕敬禮兼刊帝君寶翰考印送不怠一夕帝君陞殿慕見長跪帝君曰汝虔誠敬吾爲祈後嗣乎命周將出殿與慕賜子周將見雪地一小丐將斃攜進賜慕慕見淚落聖帝云爾見是乞兒以爲憂乎遂命周將取青龍刀上目與乞兒易之命慕攜回慕醒踰年果生一子性甚敏未冠聯捷入京遇善相者相之謂曰公相一身骨氣寒微所貴者一雙龍眼耳後果點翰林

長安吳醫家寒頗知命理自推運限逢絕地恐不壽勉力刊 聖帝寶訓  
條幅印送一日友人邀過江北行半里許吳醫云家存 帝君條幅十餘  
軸轉取過江發送友云此事人多不信送之無益吳醫云爾阻人爲善是  
爲口過吳醫強返友人過江舟覆身斃吳醫遲至另舟過江散送條幅遇  
一張姓人患腸風下血病久不愈請吳醫療治病好願謝銀五十兩吳用  
臭椿樹皮四兩地榆槐花各二錢共研細末拌蜜和丸食之服半病痊吳  
醫復刊覺世寶筏廣布將此案載於卷末靈驗記講畢再講

聖帝覺世真經

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  
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  
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  
捐貲成美垂訓教人冤仇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

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生一切善事信心奉  
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甯  
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昏烟壞人名節妒人技能  
謀人財產咬人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毀賢  
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兄弟  
不信正道姦盜邪淫好尚奢華不重儉約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已  
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詭說升天斂物行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  
白日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  
行諸惡事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盜女淫  
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爽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  
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毀侮吾言斬首分形  
有人持誦消凶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

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勿怠厥志。講張以偉將是篇逐句道理，各引案証，講明賽霸王見張以偉，講得口吐血，泡心中不忍。寨中賊匪聞言，回心者多。便說道：講得是理，賞你白銀二定，放你下寨。以偉答道：大王開恩，放我下寨。寨下兵將恐不准我出卡，如何得回？霸王說：我命人送你下寨。斯時張煥文在側，說道：我送下寨，霸王說你送出卡可也。同下寨來，見得無人處，父子才敢交言。以偉便問我兒如何來此？煥文說：我與周老爺挑錢，被搶上寨。你的婆婆母親呢？煥文說：上尖山子去了，不知在否。斯時父子尋至此處，未見踪跡，又尋別處，不見形影，忽至松橋，見一武廟，朝山者多。以偉父子入廟進香祈籤，指示老母逃至何方。誰知蕭茂山之子命犯將軍箭，陳氏抱伊之子，上廟寄箭，以免閑煞。煥文忽看見母親來到，上前止住，不覺哭泣，說道：兒見母，不由兒悲聲大放，叫聲母來在此，爲的那庄。想那日賊匪來，祖母同往，兒在後挑起錢，欲上山崗，狗頭寨遇賊匪，將兒掠搶，兒投降在賊營，日夜驚惶，不數日，我父親也把寨上兒一見，駭落魂，心更慘傷。幸父親負善書，賊命宣講書講畢，賊命我送父還鄉，問祖母與母親不知何往。今日間得遇母，憂喜備嘗，但不知我祖母逃躲那向，幸與母重聚會。日月復光，這纔是老天爺。纔是我祖宗，德厚流光，果然的覺世經救劫不爽，一家人感神聖，恩德無量。講煥文哭畢，伊父以偉亦來前，夫妻相會，各敘避賊的苦情，共相悲泣。以偉便問道：母親何往？陳氏說：在尖山子白衣庵中。陳氏遂辭蕭姓夫婦母子，一同往白衣庵中，來會母親。真是富貴雙全，從這一案看來，一家妻離子散，不因張以偉夫妻素有孝心，兼信善書，焉能當此兵荒之際，保其全家無恙，難而復合之美報也哉。世之人欲逃劫者，其以張以偉爲法焉可。



